

要 酒 平



醉裏

羅黑芷著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28



3 0610 2301 0

本書著者的其他作品

槿花(小品集) 上海尚志書屋

春日(小說集) 開明書店



羅里正

857.63
4.82.7-0
3

33518

卷端綴言

醉裏原是模模糊糊的。黃仲則詩句：『醉裏聽歌夢裏愁』，這風韻很長，初不必這書中的醉裏一篇強拖來做一個代表。不限定能飲酒，只要能醉，人生便在其中了。

十五年十一月黑芷志於長沙。



目次

目次	靈	醉	圓	二	醫	出	胡
							胖子
							請客
	感	裏	臉	男	生	家	客

一	八	七	六	四	二	一	一
	三	三	三	五	九	七	

海 的 圖 畫	九 一
辛 八 先 生	一 〇 三
貨 販	一 二 七
失 名 者	一 三 一
低 低 地 彎 下 身 去	一 四 一
將 這 個 獻 給 我 的 妻 房	一 五 三
在 澹 靄 裏	一 六 五
決 絕	一 七 九
無 聊	一 九 一
壓 迫	二 〇 九

胡胖子請客

胡胖子請客

這是胡胖請客的事，事情却已經過去許久了。但是現在他想起那一種景象還有點戀戀不捨。

胡胖從前的人生觀是很小心的。一個月十個銀元的收入，一個喜歡在枕頭邊施教的妻子，兩個頑皮到要鞭笞纔能制伏的男孩子，和一碗酸青菜兩碗水豆腐做早餐的下飯，便是製造這種小心的人生觀的材料。但是境遇和他相同而人生觀恰在正反面的人也頗不少，這便是他的高明處。

近兩年來他却不同了。他每逢走過洋貨店就要進去看看有什麼可買的東西沒有；看

見了熟食店就要和那店主人講一回小小的生意，結果，一個裹着燒豬肉的枯荷葉包便掛在他的左手食指上搖擺着而出店來了，又每逢他走過熱鬧的市場聽見街旁高樓上的胡琴聲和女人的歌聲，雖然不好意思混在那排立街邊石階上仰着頭去望那樓上的幸福的一羣閑棍中間去偷瞧，他的一顆歷來很謹慎的心總不免要動一下；他有喝三斤西汾酒的本領，每從朋友或親戚的家裏歸來，他那灰色的肥臉上常浮出一種從心底鑽出來的迷迷的笑容，這笑容裏就有胡琴聲和女人歌聲的影子，而這個影子就很足以使他完全忘記八九年前的生活的苦味。

他現在抱着很大的希望來生活了；雖然孩子數目由二增加到六，雖然近來每月的收入由十元變成了四十元，他總感覺得這人世間確有多量的幸福在內，他說：『清蒸一隻大的肥鴨子加上些磨菇和清筍，還要一瓶上等的酒，也還快樂，也還快樂。』但是有時他又深深地嘆息道：

「金錢確是好東西呵！我就是對於這個東西要緊得很！我要得幸福麼？幸福就是他！」

所以他穿着精緻的衣服，喝着上等的酒，吃着肥膩的食物的時候，那細細的眼睛裏，眸神一閃總要聯想到金錢上去，這不免要使他有一二分鐘的不怡然；但是他也常常感覺一種不滿足，以爲人世間多量的幸福他只嘗得一滴呵！於是發生他請客的事。

他從前的請客，常用一封口氣非常平常的信說：「……明日午後乞撥冗到舍下談……」或是當面向着那個人說：「先生，明日午間得閑麼？……沒有什麼……不過是便飯……」跟着便是咳咳的笑聲了。但是一餐便飯也得要和他的妻子費一番轉折，不然，便飯是不容易吃的。

然而近年來他之對於這一件事却又不同了，他知道這方城十里內的士紳們愛一種費去了人類幾許心血所圖案出來而有鮮美花紋的請客片；他因爲這是萬物始茂的春天第一次的請客，又因爲恭敬和體面的原故，但是實在是因爲自己的幸福之熱烈地

在要求試驗，所以他選用了一張蔚藍地粉紅花的客單，外加一個朱紅金圖樣的請客片，分送給被邀請的客人；他的客單上列着三十幾名煌煌的姓氏。

「將有一個理想的熱鬧的宴會快出現了。」他前三天就抱着這樣一個大的熱望等候着。

他在這三天裏得閑暇的時候，便把他肥大的身軀躺在辦公室中一張籐臥椅上，在他的想像中細細地去描畫未來的快樂。

「那個酒樓也還不算壞，也軒敞，也華麗，有寬大的庭園，園中有山水，也有花木，我在那里吃過別人多次的酒；第二層樓上的第一號廳堂要算是最好最寬大裏面的陳設很華麗，有外國式的桌椅，有高的穿衣鏡，在夜裏電燈的光下更是令人心曠神怡。

「這間廳房的外面就是寬的走廊，扶住闌干可以俯看庭園內的小景緻；假如我搬一張臥椅來躺在這闌干邊，望見一個一個的熟識面孔從走廊灣角處現了出來，一步一

步地移近了我的面前不遠的地方，便笑嘻嘻地向我拱手說：「對不起，到遲了。」我便怎樣呢？

「我便趕快站起身，也搶一步向前，還他們一個拱手禮，說：『今天對不起。』這真是好笑，我請他們來快活，我有什麼對他們不起？然而我總是聽見傍人這樣地說，我也便這樣地說罷。」

「客都來了，中間有徐老大，他是個好叫局的大少爺，還有龐五也是個曉得尋快樂的闊子弟；這真好笑，年紀輕輕的人怎麼都愛玩這個把戲？於是乎有徐八老爺，還有王家的幾位令郎，聽說也是慣會鬧花酒的好手，哈哈！有了他們更有趣了！」

「哦！東門正街的賴先生，我也得補個請客片去，前次我會多謝了他的酒，那教員施先生和校長仇先生必是來的；但是他們知道我請的這些客裏面有……那也不妨事；這些人中間只有吳董事幫助我的地方不少，這人的脾味也還同我合得上，這次我要多敬

他幾杯酒。

「於是在電燈光下許多的人就吃喝起來了；定了猜拳的酒令，大家呼喊起來了，「八馬」「五魁」喊「八馬」的只伸兩個指頭，他輸了；喝酒！喝酒！真爽快！於是熱辣辣的臉上都有了意思了；有鬚子的嘴巴都油光光的了；於是——於是大家便亂喊着叫姑娘來，喊鬧得最利害的必定是龐五和徐大；我自己呢？——一大團的客，一面喝着噴香的酒，嘴裏鼓着肥美的肉，醉昏了的眼球時時轉動着去偷瞧廳堂的門口。哈哈！來了！哈哈！寶貝來了……」

他的想像中的快活與幸福竟已實現了。那樓上大廳房裏，在溫暖的春夜八點鐘前十三分二十秒的一忽間開始捲開了那隔着的一層帷幕；你看那溫熱糊塗的肉氣酒氣飛騰在雪亮的電燈光裏非常地快活着；許多粗的銳的高的低的聲音嘈雜着；許多被酒

灌赤了的臉在高高矮矮的肩頭上動搖着；許多大的小的眼睛都迷迷地笑着；許多歪的斜的口都張開着的時候，只見外面進來了一個青衣的中年男子，手裏提着一個舊黑色長形的布袋，很不講禮讓地就在門邊，一隻橈上坐了下去，接連一個全身黑衣的女人出現在門內三五步的地方亭亭地立住了。

『胡三老爺的局到了！』廳堂門口黑鴉鴉地擠着向裏面望的許多張着嘴的面孔中間，有一個黧黑的臉擠了進來，這樣地高聲喊着。

此時正值那些在盃盤狼籍漿汁淋漓的四大圓桌邊圍坐着的人類，一半都亂動起來了；有的立刻圍攏伊的身旁嚷着：

『哈……胡三的寶貝請這里坐，請這里坐！』

一個精細瘦小的人物走來拉着這寶貝放在火爐邊按伊坐下。這個人物平日的生活是很像那特賴可憐的小飛蟲爲活命資料的屋角下的蜘蛛；他抓住一個弱小的生物

時，任他若何乞憐，也必待將他身內的生機吮完了，拏腳爪一撥，纔放了他去，但是那小東西已經是個死的了；他又像造幣廠中的軋小銅元的機械，每次聽見一個銅元鏘然落了下地，更自己安慰着『這又是一個成功了！』他的人生見解是如某種藝術家之爲藝術而樂藝術，所以他眼中看見坐在火爐旁那人所稱爲他的寶貝的伊，也不過是在交際場中發展他的藝術的一種器具，這同母兄弟的胡三老爺在這一點上便與他的哥子胡胖相反了。

當我們的胡胖看見這廳內躡進了一個女人，他臉上的精神頓時光耀四射；因爲剛才自他看見桌上一盤一盤的精肴，一盃一盃的旨酒，就是這樣無代價消滅了去，這種刺激是很容易令他惘然的；然而此時他突然忘記了這麼一回事，他覺得人人的心裏和他自己一樣受了電力的吸引了。

冷不防一聲柔而哀的絲音隨着肉的喉管裏顫動出來的尖銳的歌聲一發，我們的

胡胖便左手執壺，右手把盞，滿滿斟起來一大盃酒，好像有一個看不見的東西逼着他向本座上的客說道：

「對不起——莫要笑話——我是胡爲的——難逢的機會——請乾一盃罷！」

他情不自禁地自己喝了六七盃，便擎起酒壺到那些客人前鬧酒去了。因爲這座上的人除去三個客已離了坐位在那處和着混鬧，只剩下一個四十多歲有翹角鬚紅面的教員，一個有鷹鼻子寬頭額和捲曲頭髮的校長，一個全身都是道德包着的胖律師，還有一個有了兩個媳婦三個孫子的肥頭肥腦的細眼睛的老太爺，却都也一聲不響地情願去做那歌聲的忠順的奴隸。

那歌聲故意地緩慢，又故意地急促；故意地飄揚，又故意地沉重；那聲音裏好像有很秘密很哀痛很不自由的許多歷史在內，想要告訴你這多情的人，然而却被那邊桌上的高談聲笑聲和胡胖與人猜拳行令的怪叫聲壓了下去；那歌聲越細越微，到了聽不見的

地步了而於是剴然終止的時候，滿廳中恰起了一陣闐然的聲音，在那聲音裏現出了一個寬額竹低鼻子的黃色粉臉，一個嬌小十三四歲的女孩，和一個長臉長袍的中年婦人。

胡胖立時忙起來了，他彎着粗大的腰，縮着肥的頸膊，張開兩隻直角形的臂膀，很親暱地但又很卑順地逼迫那副黃色粉臉的主人翁教伊扭起那肥大的臀部到坑上去坐的時候，那粉臉底下的厚嘴唇皮向左邊一歪，撐開了一角而露出半個森黃的金牙齒，纔間立時嗤地一下噴出一線含有唾沫的氣落在胡胖那副被酒染紅的灰色肥臉上，於是只見一隻大手向肥臉上一抹，口裏吃吃地道：

『謝賞謝賞！』

而一羣人便野獸般怪叫起『好』來了；只有那教員，那校長，和那律師，總是迷迷地覷着面前的酒盃，羹匙，和食箸，他們似乎正在想着這個地方真不好，但是轉到良心上去尋覓，又尋不出那不好的東西在什麼所在。

於是那許多肉的喉管和着亂雜的粗厲的胡琴聲登時嘈嘈地一齊並作。那小的女孩子的嘴皮微微上下波動，好像是在那兒唱什麼東西。那金的牙齒噙着一根紙煙捲，吐出來的烟雲散開去了，重現出那厚而歪的嘴唇的時候，那口也張開了，也好像在那兒唱什麼東西。只有那受過龐五、徐大和胡三等人在衆客中贊揚伊爲善歌的那個長臉長袍的女人，此時坐在教員和律師的中間自己悠悠地拉着胡琴；伊的長而灰白的臉上兩隻薄暈的眸子在唱到得意的時候便閉合了，手裏的胡琴更加勁地透出悠然而顫抖的聲音，一個整個的女人此時完全變成了一個活動的石膏模型。只見伊的額項直着，胸腰挺着，張大的口動起來畫成種種變化的圓形；那震人耳膜的銳聲就是從那不規則的圓形中流放了出來的。

「這是一個有靈魂的東西麼？」有一個好思索的客這樣地自己問着。

絃聲歌聲停住了，伊的絃聲歌聲也停住了。伊直着兩隻薄暈的眸子瞧着空中，好像

環繞伊周圍的這些燦爛的電燈光，耀目的陳設，醉人的酒芬，和許多喧鬧着的高矮美醜的男子，都與伊的眼耳鼻和身上的肉完全不生反應；伊在空中瞧見的只有圓圓的金錢！但是伊眼中所見的那金錢和我們胡胖眼中的這金錢卻是兩樣。胡胖的金錢是把來買幸福的，而伊的金錢卻是和驢馬眼中的一大包給他們負在背脊上的東西一樣。

絃聲歌聲停住了。我們的胡胖很忙碌地兩手捧着許多的煙捲，彎着肥大的腰，荷荷地又送了一根到那低鼻子黃色粉臉的面前。人衆的笑聲談話聲，和女人受了擗臉摸腿的戲謔而驚呼咒罵的聲音，立刻使這廳中的空氣與光景又變了一番氣象了。

在這樣的中間，胡胖正忙着又巡迴到吳董事的面前。吳董事正和賴先生談着善堂經費的困難，社會狀況的衰頹，和目下一般青年的道德墮落，滿臉正充佈了悲天憫人的神氣；不防一大盃滿滿的酒已到了他的鼻子底下。他趕忙站起來很恭敬地說，多擾了，不能再領了，『但是你足下的酒也是很難拒絕的啊！』便骨都地擎這盃酒流了，下肚去，立

刻又把自己面前的一盃斟滿了，仍繼續他的談話。

此時又新來了二三個歌伎，衆人見了其中的一個，便又闕然叫絕：

『哈哈……徐八老爺的寶貝也來了！』

這位老人家坐在那教員的對面，裝出若無其事的态度；他的平穩的眼光四處遊移着，很想說『這是年輕人的把戲，我們已經是老年人了，你們還開什麼玩笑？』但是這句話剛爬出了他的喉管，却又被那嬌滴滴的一聲『老爺……』軟化了滾了進去。你坐在他的側旁，很可以偷瞧見那老猾的目光有點昏眊而在他微溫的笑容裏停住不動了。而此時我們的吳董事也不覺停住話頭，擎他的視線從一雙細縫的眼臉裏飛了過來射在這可愛的女人身上。他眼中看見的是一個裝飾在玄色白花邊的衣裳中的苗條的腰肢，短袖邊露出來的嫩白的手臂，被燦爛的金鍊環繞着的柔細的頸項，兩道修眉，一雙玲瓏巧笑的眼睛，和一個小的正直的美觀的鼻子。他慢慢端起來的酒杯剛到脣邊又不覺隨

手放下去了；他的兩塊微微浮腫的眼皮內有兩個小圓球動得很遲鈍；他似乎正在感覺困難；他耳邊彷彿聽見那尋他繼續談話的聲音；他如在夢中答應道：

「是的——本年的善堂經費麼有着落，有着落……」

一陣哈哈大笑的聲音把他震清醒了；他大概喝醉了；他也沒有剛才那樣談吐的鋒利了，然而我們的胡胖到底還是始終不懈怠的英雄；他能喝酒，他能愛那低鼻子的黃色粉臉，他能鼓勵賓客們的歡樂，一直到酒冷了，燈昏了，人倦了的時候！

但是第二日他逢着昨夜的朋友們便很快地說：

「昨天真是胡鬧，很對人不起。」

這似乎他又在懺悔了。

家 出

出家

你知道更生出家的事情說起來也教人傷心。你想：一個人活在世間上，至少早茶餅干是少不得的；其次一雙烏黑晶亮的女人眼睛也應該是他所有物的一部分，不然則這樣的長天永晝一刻也不容易挨過。於是沒有這些東西的人們便整日一事不幹，單坐着思索，思索的結果便半夜裏坐在被褥上大哭起來了。

我曾常常在半夜裏被這種哭聲驚醒；初次聽得真教我悽惶不堪。你想：那時是冬天的夜半，全屋中的人都睡沉了，外面的空氣冷得彷彿凍啞了一般；在這樣的岑寂裏只有大哭的聲音和眼淚。原因是什麼，也無從追問；我只聽見哭聲，哭聲一完，那牀板便戛戛作

響；大約他重新鑽進被窩裏去睡了。這樣，我在半夜被這種聲浪驚醒不止一次，隨後我便感到這聲音的可厭，但是因為他和我同住在這一個房裏，這便成了沒法子的事了。

我記得：這是那年的六月，不錯的，這正是六月。那天黃昏時，月亮早成了半邊金色的圓形，從那漸次淡下去的黯然蒼幽的空中現了出來，懸在那灰色屋脊的上面。我和一位來客楊不屈先生坐在寬大的院中納涼，我們的肚皮是飽飽地襯滿着的，便在閒談中說起他——就是更生——已經三夜不會在這寓所裏歇宿的事，他鄉間的母親會專信來要他回去看望的事，和他近來因為一件什麼事情虧欠了四十元債務的事，楊先生騎在一張籐椅上，照例地把一條長而瘦的脚翹起放在椅子扶手的一邊，用他的一根指頭狠命地挖掘着那高鼻子的兩個大窟窿，又把他的脊梁在那椅背上不安貼地擦動着：『唔？他回家去了麼？……那負債的話大約不真實罷？』

就在那晚間，一個郵差從外面送來了一封信，這信便是更生寫的；幾句簡單的話的

末尾，便是：『我瞧不起這個世界，我要做和尚去了。』楊先生從椅子上爬到我這邊來，伸出半個腦袋在這一葉信箋的側旁，讀着讀着，似乎吃了一驚，因為他歎息說：『可憐的更生呵！』但是我回想起更生那副在半夜裏大哭的死灰色長面孔上，簇緊兩道粗黑的眉毛，張開一個荷荷地哭着的大口，竟擾得我撐開一雙白眼望着窗牖的玻璃上慢慢發了青光，這真是多麼可厭的一個回憶！做和尚的消息，和那半夜的哭聲，相差也不很遠吧？我只是這樣想着，竟不會回答楊先生的提議：『去尋找他。』

第二日晚間，我被楊先生拖出大門外，一直向一處地方奔去。說是奔去，也不過是被楊先生拖挽着急急地走去。因為我實在不願意去見一位要做和尚的人；即使和尚的一件灰色緇衣也常令我見着便從心中長出煩惱來，並且說去尋找一個做和尚的人，我們便應該到那層巒疊嶂綠雲深鎖的山中，或者那荒郊亂野炊煙零落的古剎；這由楊先生付定而在光輝交映車馬闐咽的街市側旁的一間房裏，竟可以尋出一個和尚來麼？而且

這房裏的牆壁上，我知道有一副耶穌臨刑的聖像。我們走進了那樓上的房間，瞧見內裏空無一人，只留下室中懸着的一盞綠絹罩着的電燈，在這樣焦熱的晚間，放出冷冷的光線。在一切家具和陳設上，那裏面更有一間房現在正敞開對着我們的面前；這裏住的幾個耶穌的弟子，照例常在晚飯後在這兒拉胡琴懺悔罪惡的，此刻大約正在間壁樓下的木板房子內做晚禱，他們不在這房裏了。我們站在房門口，知道那裏面並沒有一個人。我移動脚步剛待退去，忽然一個長歎的聲音從裏面那間房內慢慢地流了出來！在我瞪目驚詫的俄頃間，我所聽得的這歎息却正是那曾經荷荷大哭過的口裏吐出來的；我的朋友，這個我聽得清楚，明白，不錯。因為我是來尋找一個和尚的，而這個和尚却正是那在冬天夜半坐在被褥上大哭的人；說這樣的人做了和尚，不如說我們在早晨看見的一個活生生的男子到晚間便緊密地被覆蓋在一口棺材裏了；與其說我們來尋訪一個人，不如說我們正戰兢兢地等候和一個幽靈相見。

楊先生拖挽着我走進裏面那間房內去。噫！他正坐在那兒，正坐在那牀沿上，雙手捧着一個短髮蓬蓬的腦袋，在那兒思想着什麼，在那兒思想着什麼！他聽得我們的腳步聲，便從那雙手裏慢慢抬起他的頭來。懨懨的臉色和惘惘然的眸子——這一定是做和尚的決心表現了！我們趕忙跑過去牽住他的手，坐下在他的身旁，很親熱地問他人好，問他爲什麼不回轉到我們的寓所去，問他心裏有什麼難解決的事，他老不開口。楊先生是一個口拙的人，急起來便只曉得用指頭挖鼻孔，或者『唔？唔？』偏着他的長腦袋。這時候我不由自己不向這可憐的要做和尚的人多說話了；我不厭惡他的現在，也不回憶到他那會令我不愉快的過去；他是我的——一個朋友，他是一個活活的青年人，我不能眼睜睜地望着他自己躺進棺材內去，而且給他自己合上了蓋板。我說：

『你聽呀！朋友，人世間原來什麼也不會有，也沒有，也不會有，望穿了那幽深黯渺的空間，也尋不出這生命的究竟；任什麼都是浮着的，——發光的，有色的，有聲的，有形體的，

——呆着的，動着的，和來往飄忽的，——什麼也被你捉拿不着。你思想了，你探索了，你歎息了，你悲傷了，最後你竟大哭了；然而你爲什麼不狂叫呢？不喜樂呢？不大笑呢？你經過了哲想的前段過程，而你竟不能在這樣的世界給自己添上一個新的生命麼？朋友，你要創造生命，你要創造世界，在這個生滅無常的現像之中，你是一個聰明人呀！

我一口氣將這話說完了，他的垂着的頭依然是垂着的，他的閉着的嘴依然是閉着的，他老不說話。停一會兒，我們的心的激動輕飄飄地從腦袋裏滑去了；房中沉悶的空氣使我們感到不愉快；冷寂的情形使我們感到淡寞。於是我最後向他說：『你可以同我們一道回去麼？』說着，我立了起來，楊先生也呆呆地隨着我立了起來。我們告辭時，他送我們到房門口便止了步。然而他說話了，他低聲說：『我很感謝你們的厚意，尤其是魏君的厚意。』

楊先生躊躇了一會兒便彷彿用了掙扎的力量似的向他說：『明晚是十三的夜，我

的家裏樓廊邊的月台上很清靜，我們是朋友，我們可以在那兒看一回月，並且因爲——
你願意來麼？」

讀者們，以上的話都是我的朋友魏植君向我談道的。他歇了一歇，伸一伸眉頭，便又接着說：

那夜的月色真清朗呀！雖在六月的中旬，東邊的天空沒有一點雲彩；從那樓廊望出去，只見在我們面前平展開去的重重疊疊的屋脊，牆頭，電線桿子的尖顛，縱橫的電線，和那一處兩處從人家庭院裏伸出頭來的樹葉的黑團，由一日焦熱的陽光中挾延到此刻，盡被那光亮亮的月色揮灑着；在近處的容易分辨牠們的陰影，在遠方的越瞧越模糊，直到末了你的眼睛也看痛了，竟分別不真那一片昏茫茫究竟是人間的世界，還是死神的國土。我們面前小桌上擺了三個高的玻璃盃，幾瓶檸檬水，和一壺紹興酒，兩個白磁盤子裏高高地堆滿着水果和餅干。月光落在這些東西上面，彷彿教牠們活了一般，反射出許多

鈍的銳的眼睛望着我們說：『我們的世界快消滅了，你們的呢？』

我們的談話決不是從前的情形——熱閏的笑和火雜雜的鬧。一個陰影侵蝕了我們的心。果然那些餅干，果子，酒，和檸檬水，漸漸消滅了；我們的倦怠也漸漸拓大，直至牠展開翅子將我們三個人完全覆蓋起來。涼氣和地上蒸發到空中的餘熱變成了幾團板滯的白雲；一團厚點的慢慢從東南方移過來，恰恰遮住了那月輪。此時他們兩人的顏面和衣衫都變成彷彿夢裏所見的一般，黯澹而陰鬱。我的心裏難受，我便起身先告辭去了。

我告訴你，朋友，從那冬天半夜裏聽見哭聲起直到近來的我對於更生的厭惡，爲着這幾日的印象竟完全變成了一種廣大的同情，我的思想幾乎被這東西改換方向了。

十天過去了，更生從那夜起不見蹤影了。關於他的消息沉寂了。我對於他的懸念也漸漸忘去了，時間却還是六月。

然而一個雨天的第二日清晨，先夜便在我這寓所裏歇了不曾回去的楊先生，手裏捧着一張日報，躺在那廊簷的藤椅上讀着。我正在房裏窗前書桌邊治事，偶然隔窗望去，瞧見一個赤脚的人，腋下挾着一柄綠油雨傘，褪色的白洋紗長衫捲起一半圍揣在腰間，大踏步笑嘻嘻地從院中急走過來。這不是那不見蹤影的更生麼？我駭然地望着他走到楊先生的椅背後，翹起一隻爛泥敷滿了的腿在他的頭頂上跨過來跨過去地繞圈兒玩耍，口裏說着，正是他往日快活時候的聲音：『老楊！你看報嗎？請你吃一條火腿！四十塊錢還清了，一條火腿……我現在比你們闊啦！一條火腿！』幾滴泥漿落在楊先生的高鼻頭上，看去他彷彿竟成了戲台上的一個花鼻子小丑，呆呆地坐在那兒。

要做和尚的更生回來了，朋友。

醫 生

醫生

當我們平時談笑中偶然提出一個沒有見過的人物在眼前，我們頭腦裏便會要發生種種的推測，和由這些推測得來的一個模糊的概念。原來我們想及一個商人時，我們每常捨棄那在大街小巷喊賣零碎食物給旁人吃而自己却已餓廢了的小販子，而一定要聯想到一個有肥頸項短腿子和凸而圓的大肚子，的闊老板；所以我們想像着某一種人，每易於在他的階級裏去尋找出一個極鮮明的代表。於是一個醫生的頭顱當然必是（我們這樣想）一個科學家的，他的一雙眼睛當然必是一個哲學家的，他的嘴唇（不限定上面有兩撇德國式的髭鬚）當然必是一個緊緊合着與不輕易因微笑而顫動的，而

他那拉長了的面貌，他那不多說的言語，他那慎重而堅穩的一舉一動，總而言之，他的態度當然必是安詳、冷靜而嚴肅的。喂，朋友，這個便錯了。

這裏便有一個漂亮的壯年紳士，至少也和一般未婚的青年人一樣，喜歡穿有漂亮顏色的衣服，喜歡在鏡子裏審察他的丰神有沒有那種教女人看了而會發生愛情的力量，喜歡用手時時去撫弄他的用香膠潤光了的頭髮，尤喜歡（當他偶然會瞧見他的熟人在某處和一個婦女同行）直接向那個朋友或間接向旁人去打聽——詳細地打聽她和那個朋友的關係；假若不幸她竟是那個朋友的夫人，他一定便會在下次遇見他時又讚嘆又忸怩地說：「你真是有幸福呵！」假若她是那人的妹子，他問的時候一定要令他的神經更緊張一些；更假若她是那人的朋友，他此刻的目光簡直不知要如何告訴你：你他心中不可告人的苦惱，這只是羨慕的苦惱，因為他的眼睛不望着你而只跟着他的脚步在地板上旋回了。所以他在和我相處的六個月中間，曾經有時伸出那細而長的頸

項，張開那薄肉而掀起的嘴唇，隨着那凹陷於額骨上方眼眶中的灰黑的眸子，向着我用那超然物外的詩人的，同時又是拘囚於現實界的享樂者的心情和態度，來探詢一件像剛才說過的那樣的事情。你須知道：這紳士却是一個醫生！

「這也算不了一回事。」一天晚上他坐在我房裏談了許多話以後向我說：「這是很無味的。我已經是將近四十的人了。結婚不結婚又算得一件什麼重要的事？我記得十年前和十年後的現在中間也經過了幾樁有趣的事情。先生，我不知曾向你說過沒有？在奉天一位——同學家裏，我曾經快活地住了八天，其中最後的一天是我特意補足的。我和我的友誼在世界上是最親密的了，所以在他家裏吃飯，談天，或在外面散步，都少不了。一位姑娘（他的一個十七歲的令姪女）和他的兩個玲瓏的小孩做伴侶。常時我們吃着飯，吃着飯，我那耳旁總聽見這位姑娘的偷偷的笑，和忍住的笑。有一次她坐在我的左邊角上，她的脚尖在桌子底下無意地旋過來碰着我的腳背。你以為我便怎樣？我的腳

便不動了。我也無心去嚼我口裏的菜和飯。我想在這個時候定要仔細看看他的臉色，但是，先生，這是我朋友的姪女呀！然而我的眼睛竟不服從。「這是我朋友的姪女呀！」這樣的恐嚇，不期然而然地恰和她的一雙烏黑的瞳人在一秒之剎那間竟相視而莫逆於心了。先生，那時我雖是一個二十八九歲不算頂漂亮的青年，到了那天晚上——就是我要動身往上海的前一夜——獨自在我那好朋友的房裏檢點行裝的時候，心裏總覺得有點忐忑不寧，總好像覺得那個地方不許我離開似的。我聽見窗外的脚步聲了，又聽見我所熟知的說話聲了，接着就是照例的三個人兒現在我的眼前：「蔡先生，你明天一定便要去了麼……」先生，這是一句怎樣有力量的話呵！這一來把我收拾行李的心腸竟攪亂了。我伸直了腰，歇一歇氣，想搜出一句可以擱延的理由而簡直不可得，只好裝起老前輩的口吻向他們——其實只是向她——說：「小朋友們，這回我勞了你們了，我不會有好的禮物送給你們做個紀念；我想開春或許還要來看你們的；我們再見罷！」於是重復

低頭去做我的工作，第二天因為沒有趕上定時開班的火車，於是在預定的七日之外我又多住了一天。但是這一天的光陰反是很不容易過去的，因為我的那位好友以為這是朋友離別時在意外得來的光陰，他終日陪着我談話，並且預備很精美的食品款待我。先生，恰好那天我的胃口得了病了。」

他說了以上的一段話，便躺直他的身軀在我書桌旁的藤臥椅上，伸出他的一隻沒有穿襪子的赤腳，把腳後跟放在椅檔上，而在他瞅着的視線的圓圈內扭動那腳的一排五個趾頭，一會兒他從他的不自然的笑容裏抬起了頭：

『這樁事到現在想起來真是有點難為情。』

我說：『這也是人生偶然的遭遇。』

他嘆了一口氣而在臥椅的扶手上拍了一下，搖頭說：

『這也算不了一回事。這是很無味的，我已經是將近四十的人了——先生，你身上

的襯衣是你的尊夫人替你縫的麼？你真有幸福呵！假如一個人得着了這樣一個妻子，一個能體貼她的丈夫的意思的妻子，不必講到一個人有小小病痛的時候，單只在平時他也能得着不少恰意的快樂呵！不過——假如她更能曉得一點兒音樂，或是曉得點兒茶點和烹調的道理，這倒是一個極經濟而有趣味的消遣法子。先生，你以為怎麼樣？你也贊成你的尊夫人穿兩件時髦點的衣服麼？不妨事的，不妨事的！一個女人喜歡做時髦的裝扮本是她天性。我在北京、上海、天津、奉天這些地方曾經見過很漂亮的少奶奶和小姐們裝扮得和娼妓一樣。有人說：這並不是她們的罪惡，這只是她們天賦的弱點。但是先生你不要以為我說的時髦就是這一種的時髦，那恰恰合乎腰支與臀部的弧線而細心裁成的衣裙，只要有淡泊或清麗的色彩表現，便可以說是美的，是時髦的。這一種的時髦是很合我的脾胃的。」

從這高樓的窗口吹進一線五月的風，此時他微微扭轉身軀伸手去端那盃我替他

斟好放在這書桌邊的茶而呷了一大口。

「然而這也算不了一回事。這是很無味的。我已經是將近四十的人了。誰保險能殼活多少的年紀。不結婚也可以省去一番的煩惱……呵呀，十一點半鐘了。今夜我到講了一番笑話給你開心。你要睡了罷。再見……再見。」

於是他——蔡先生——便離開了我的房門。在這一排客室門外甬道的那一端還能聽見他拖鞋沙沙的拍子合着他低唱着的歌聲一路漸漸消泯了。

從前年的冬天到去年的五月，蔡先生和我同住在這旅館的樓上恰好度了半年的光陰。在這半年的煩鬱日子裏最後十幾天的夜間是我們談話最多的機會，因為他在一個醫院裏服務，白天不得閑空，而在天氣還未顯露十分令人感覺燥熱的徵兆之前，有時我在夜間竟也不會能瞧見他。於今回憶這一年又一個月的時光又輪到同樣的季節，忽然令我思念當日的蔡先生現在不知到那里去了。

然而最近我去拜訪一個姓陶的好友，他曾因事赴杭州，回來見面時，他向我說道：「蔡先生已經在那里和一位楊女士結過婚了，現在他倆正在西湖度那蜜月的光陰。據陶君說，這新夫人會是他妻子的同學密友。」

「蔡先生真是一個漂亮的人。」他說：「你要知道這個麼？請你看他新夫人在新婚半月光景給我妻碧筠的信罷。這是我們國內現今女性所寫的一封最大膽而有文藝趣味的信。」他說完便走進間壁房裏拿出一封信給我，我信手接來讀着，除了起首的寒暄外，便是：

「碧筠姐，請你不要笑。一個姑娘終久是要想得一個好伴侶的。我記得我們結婚的那一天是何等地教旁人看了而心裏羨慕不置呵！寬大莊嚴的禮堂，洋洋盈耳的樂聲，馥郁氳氳的香氣，和那些雜沓而華麗的來賓，其中尤以我的粉紅蟬翼輕紗的全身服裝，和手裏捧着的嬌艷的鮮花，伴着那又懇摯又忠心而其時的態度又一定曾經集中了許多

姑娘和少婦們的視線的他，胳膊挽着胳膊，並立在那如春水一般融融洩洩的快活之中；這是人間天上的第一次呀！姐姐，當我耳邊聽見他的呼吸因爲此刻的刺戟過於厲害使得他全身都掣動了的時候，我的一顆心簡直要迸裂了。

「我很想告訴那一般還沒有嘗過這種刺戟的姑娘們，不要在她們顫動的心中露出那樣的輕笑，因爲我那天晚上在許多向我們大施笑謔以代祝賀的男子們的肩後發見了幾個搖幌不定的女人的笑臉；那些笑臉是很年輕的，但是又含着鄙夷不屑的神氣，——姐姐，——也許我不會看清楚，——或許那些笑臉是她們顏面神經牽掣的作用；然而我很詫異爲什麼一般男子們的眼睛盡只望着我，而在他們肩後那時隱時現彷彿有波紋飄盪過來而令我感覺不快的眼睛却總釘住他，這真是我不能明白的一件事，或許我自己從前也曾這樣做過而現在却記憶不清了麼？」

「碧筠姐，我想不到光陰過得這樣快；我想不到我們所希望的快樂竟會這樣地容

易成了事實。現在想起來，我還是有點覺得如同在夢裏一般。

「姐姐，一個姑娘在第一次看見她心中覺得不討厭的男子，而又不得不在一間四壁幽靜而酒精刺鼻的診察室內和他面對面地談話，並且還要裸露出那平時不願教別人偷覷一眼而此刻却一定會情願讓他恣意細看和任情摩娑的一部分的肉體，真是一樁危險駭入的事，雖然這一部分的肉體却也是平時旁人的目光所能及的。姐姐，你不要以我說的是瘋話，當他（蔡先生）的指頭觸着我那一部分皮膚的時候，我立刻就證實了我的想像究竟還沒有錯誤。」

「從此以後，我總覺得書上一行一行的黑字和頭腦裏裝着的死人與活人的言語完全失了效用，這是病的結果嗎？我的病是不能不醫治的，所以我天天到醫院去一次；無論這種治法有沒有效，但是病人的心理總是這樣的。」

「那一天——就是那一天，在下午四點零五分鐘，我剛走到那藥劑室前，他早已在

那里滿臉笑容地接待我。當他偶然和藥劑生與看護婦們交涉的時候，我覺得他這一天的精神是非常地興奮，而他對我所說的話每個字音裏都充足了力量，我們進了那靜寂的診察室以後，一個在裏面伺候的看護婦由他命令出去做旁的職務去了，只剩下他這個醫生和我這個病人在房裏；因為這時候來診病的人很少，此刻他真是殷勤得很呵！不過這麼一局部的小病痛，虧得他那樣地更仔細診察，恐怕是從來沒有用過在旁的病人身上，而且是在前幾天中也不會用過在我身上的診察，手又那樣地輕緩，問話的聲音又那樣地低柔……姐姐，我知道他的學識是很廣博，而他的技術確是精鍊的；而且從那天起首，我就再也不去找第二個醫生；不上一個月的工夫，我的病竟完全會被她治好了。

「姐姐，你想，一個姑娘終久是要想得一個好伴侶的機會碰着了，她就得別要讓她飛了去。我那時佩服他的有見識有膽量而且有很溫和的性格，於是我就立刻，立刻愛了他；這不見得是我的過失罷？假如這樣的事情也算做一件過失，我們的父母都是犯了

過失來的

「假如你知道了這一樁事，不知你將要作如何的感想！有一天我獨坐在他樓上的房裏，聽見彷彿是那醫院裏的一個向日所見的短而肥的看護婦在間壁房裏和別一個女人笑着說，「……這真是好笑！蔡先生多喝了兩盃酒，總照例地尋我們開心。這是一個溫暖的夜間，我們走到他的房門口，只見一個眼錫耳赤的臉出現在桌邊曲放着的一只手腕上。在那電燈光下我們一望就知道這是在醉態中的蔡先生了。我們進了房，他很高興地歡迎我們，全沒有一個醫士的排場，不過此時他的言語比平日格外地多些，而他握人胳膊的力氣也比平日格外地大些，因為我們那時的膽量是很不能自信的，所以我們想：假如密司楊要是今夜在這裡，我們的責任也就輕了許多。但是怎樣呢？哄他說，「密司楊來了！罷，假如他真地問我們要這個人呢？豈不更糟了！不幸這假定竟自成了事實呵！呀！他真地追起我們來了；我們這一個剛擺脫了手，那一個又被他抓住了衣袂的角；許多

椅子和用具都忽然換了位置；桌上的書籍雜誌和那還沒有用動的處方單子撒了滿房；嘻嘻哈哈的笑聲，和許多人的脚步騰躍在樓板上的響聲，一定是曾經惹起了鄰家的驚駭的哈哈……於是我們雖然從這場混戰中逃出在房門外擁擠着向內窺望，可是苦了一個旁觀的小女孩，我們一個朋友帶來玩耍的小女孩，她竟被他揉得哭出眼淚來了。我想：這都是蔡先生愛上了密司楊的原故。我聽說那心裏裝着一個愛人的人，在他或她的酒後都有這樣的現象，不過在激動的度上有一點兒差別罷了。然而他對於她的愛是何等的熱烈呀……」

『所以我全個兒的心都傾向着他了。無論睡着，坐着，喫着飯，或者走着路，我都在想，不斷地想，這一筆債務是應該怎樣去清結的。於是你就知道我們倆在杭州了，姐姐，像蔡先生這樣的醫生是不可多得的……』

男 二

二男

二男那姑娘原是清朝中興時一位名將的孫女，而現在是共和國的一個律師的妻子，又是一個多病的小女孩的母親。

從前她曾經做過許多不同的夢。一年一年的光陰，和那太陽天天從東方跑到西方的每一個晷刻，都恍惚在她的這些夢裏過去。她自己也不大覺得光陰這東西怎樣會跑得這麼快？她糊裏糊塗過了許多的日子，一直到了二十四歲的年齡，迫切的肉體上的需要來了；這使她很暴躁。有時她獨自在房裏急速地從這一壁的角落裏走到那一壁的衣櫥面前，在櫥上鏡子裏照見自己的面貌微微笑着，於是又急急轉過身軀離開那地方，

裏囔囔地對自己說話。這種舉動使得她的母親在無意中瞧見了的時候，很替她憂慮。但是此時有那輪廓現得最明晰而形體最龐大的一些影子赫然橫陳在她的眼前，那便是一些太太們的影子。她彷彿看見一個在冷天邀一些朋友們在爐火熊熊而暖香襲人的房裏，在燦燦的電燈的光底下打麻雀牌的太太；一個坐在那漆光鑑人輕如風馳的汽車裏在通衢上來往如飛而顧盼自雄的太太；一個在廣大的宴客廳裏被圍在釵光鬢影之中而笑語輕盈的太太；還有一個坐在家裏便有三五個俊俏的婢女在身旁伺候，而出門便有七八個雄健的壯丁在前後護衛的太太。這些太太們的憧憧的影子在她的心裏往來着，一刻也不使她寧靜，所以她走乏了之後一屁股坐下在牀沿邊，便只得嘆一口氣。這是她的無邊的黯愁，但是却將她母親爲她憂慮着的那一點，多少變成精神上的東西了。

她本可以早早做了一個尋常的妻子而過那尋常人的生活；因爲有一個姓湯的二十來歲的青年人也曾在她的夢裏如淡烟般出現了一次。只可惜這個青年的家產僅

僅只有那牀上的寢具，和隨身的衣服，那房裏的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那廚房裏的鍋竈，淘盆和飯飯這一類的東西，再加上幾本舊爛的書籍，和一個四十多歲而要自己操作的母親，便算完全了。這個青年在一個星期中至少有兩次要到她家裏來拜望她的哥子，因為他是他的同學。有一天，她曾經從她母親的房門簾縫裏加意地窺瞧了他：那白皙而豐潤的臉，和那一雙聰明的眼睛，已經是很可愛的了，再聽見他用那很誠懇的，那很曉得生活的况味而又不肯看輕自我權威的態度來和她哥子談話，「這是一個好青年人呵！」她心裏便這樣地批評了他了。不知在甚麼時候，她的母親曾有一次喝醉了躺在靠椅上，口裏啣着一枝烟捲慢慢地吸着；思索了一會子，便笑迷迷地向她說：「這孩子倒還不壞，這孩子倒還不壞。」這太太似乎有點意思了，然而她驀然想起：「但是我的死了的爸爸是一個甚麼樣的人？這裏的老去的爺爺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這個丈夫不中用倒也罷了，只他的這個小忘八羔子的兒子全個兒不能像他的祖上給我爭一口氣，沒來由的

辱煞人！她想到這里，不禁長嘆了一口氣，『只看二男將來的運氣罷了；』她停了一停，『湯家的孩子可不行，遠水救不得近火。』以後，這青年在這太太的嘴邊總算佔了一個時時受誇獎的便宜，而在二男的寸心中他也只僅能得着了『這是一個好青年人呵！』的位置，至於意外的想頭是於他無望的了。

二男的血液裏處處混合着她母親的要素，並且她還分了她母親對於她的父親和她的哥子的輕視和怨恨，最大的原因就是：二男的父親不會做得一個官，而她的哥子又是一個不成材的廢料，所以這位太太想起了她家裏的『爸爸』和這里的『爺爺』的全盛時代，兩顆大而晶瑩的淚珠便從她的眼角裏流了出來，沿着雙頰一直滾到嘴角邊，及至這東西再從那嘴角縫浸進了她的口裏，而她用舌尖來試嘗一下的時候，她知道這眼淚的味竟是苦的，因此二男的母親心中所賴以安慰殘年的便是不能不睜開眼睛去在她這個玲瓏剔透的女兒身上尋覓她的夢想的需要和填補她的過去的怨恨；而二男

鑒於她母親的過去，也得須慎重她自己的將來呢！所以這母女倆希望的內容，在平時談話中已經給一般的親戚朋友們多少知道了。

這是在前面說過的，二男是一個律師的妻子，又是一個多病的小女孩的母親，但是當她未曾嫁給這律師做妻子以前，她和她的母親在這一點的意見上稍稍有些不合的地方。在她的母親的眼光看來，這律師雖然已經是有過兩個小女孩的父親，又是一個娶了偏房的男子；但是他第一便有了做法官的資格，而且據他的親戚說，還立刻有被任爲縣知事的大希望；這個便是很難得的了。第二，這律師有一個很大的田莊在鄉裏，那莊的周圍盡是青青的高樹，那莊外的田裏每年至少可以產出千七百石森黃的穀子；這個便是世上的人們所奔走僕僕求而不可驟得的東西了。第三，凡是中年人娶後妻的，對於他妻子的愛情，一定是比初婚的男子要濃密些的；「這個，二男你不知道，是世界上的通例，」她用解釋的口吻向她的女兒說，「一個男子對於他的妻子活在世界上的時候，無論是

怎樣不滿意她，或者竟向她做出橫暴的行爲；然而待至那妻子死了，他便感覺到在這個世界上他是個孤獨的人。於是那死了的妻子的壞處此時在他的孤寂的心中都會變成了好處；何況那多少有點好處給她丈夫的妻子呢？一旦忽然有這樣一個心思更靈巧而歲數更年輕的女子立在他的面前，他一定是會把他追慕前妻的心腸加倍親熱地用在這個女子的身上的。我現在所說的這個女子自然是指他的後妻說了。」

二男聽了她母親的這一番話，低了頭不做聲，「但是」她這樣地想着。「一個男子既然娶了偏房，那末，對於正妻的愛情先就有了分心的地方。當我們兩家提起這件婚事的時，並沒有聽見旁人說他已經有了偏房；現在待得婚約已經定妥了，他忽然透出這個有偏房的消息來，這裏面便顯然含有不信實的地方。縱令如他所說，他的娶偏房這件事是奉了他的母親的命的，那末他們的口實自然是爲的後嗣問題了。這個做偏房的女人便能够替他家生男育女，他又何必另娶正妻呢？我的母親說：我們這樣的人家萬無悔婚

的辦法；並且處處哄鬼瞞神要成全這件事，別的問題都不說了，單只這偏房的事爲什麼不早說明呢？他家的父母既然要這兒子續娶，爲甚麼又要急急地替他先安排一個偏房呢？這不是有意作踐人麼？不去——不去！這是欺辱！」

想到這里，她的臉也紅了，眼睛裏潛伏着內燃的怒火。

她爲了這件爲難的事，有半個月的光景不會吃一頓甜美適口的菜飯，也不會得一夜合眼安眠的穩睡，她的面龐看看是憔悴了，但是那位律師倒是一個有柔和的性情和漂亮的手段的人物；無論二男是如何樣地忿罵他，當他們受了她的母親的允許而得當面談判這個問題的時候，他總是「小姐——是的；——小姐——是的。」一味地屈服起來；待得她的怒氣發洩盡了，口也乾枯了，聲音也漸漸柔順了，又禁不住那律師只是和顏悅色地問「小姐，喝盃茶歇一歇罷？」她的心裏又有點憐憫起這個男子來了，其實，二男對於這個未婚的丈夫曾經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條件，而這兩個條件都在她盛怒之下迫

得他承認了，所以才覺得這個男子還有可恕的地方；因為可恕，便也有點兒可愛了；至那條件的內容就是：一、將來結婚後她要離開大家庭而分建一個小家庭；二、她要劃分出男家的產業三分之一作為她已分的所有物。於是她的母親只盼望她女兒的婚期一天近似一天地到來，而她自己也不能說不盼望她的一生的起點有一個早早的交代。

一個月以後，她變成了一個律師太太了。一年以後，她做了母親了。但是她的母親的所賴以安慰殘年的東西呢？她要在这玲瓏剔透的女兒身上去尋覓的夢呢？她要憑藉一番驚天動地的舉動去填補的那過去的怨恨呢？一切也都還沒有到來。那到來了，只有她鬢邊的青髮大部分都成了灰白色，她端起在手中的酒杯內的酒沒有他女兒結婚時的那種教人瞧了連心窩裏都喜歡得癢癢的那種玫瑰花的艷紅，而她的眼角裏流下來掛在頰上的冷淚被她用手絹兒揩了去，又接着迸出來了。所以當她看見她的女兒仍然穿着從娘家帶去的衣裳回來看她的時候，她有滿肚皮要說的話竟在喉咽中滯塞住了。

她知道她騙了自己了；然而二男所視爲必須慎重的她自己的將來呢？

她的將來是一個渺茫的夢，這是沒有人能夠替她預先去占驗的。她的過去是一本很清楚的賬簿，這是她自己能夠一頁一頁揭開來細看的。只有她的現在却是朦朦地在似夢非夢之間，令她常常望着那置放在臨窗桌上的一面橢圓形大鏡出神。這是春深夏初的一個早晨，她照例坐下在那桌前的時候，她身上穿一件魚肚白的綢袷衣；她的下半截身體因爲被桌子的暗影遮住了，瞧不清楚；而在那橢圓形大鏡子裏面却現出她的一個輪廓美好的頭，和那頭上漆黑而放亮的頭髮，一副被胭脂染得似桃花的紅色一般的臉頰，和兩隻含愁凝視的眸子，一條小而正直的鼻梁，和那微露出上下白齒的小小嘴唇；從她的這個坐着的背影看來，她的身段是小小的，而且很活動的。她現在剛梳完了頭，而且灣舉起她的兩隻那裸露出半截臂腕的小而白的手，去熨貼她頭上的散髮。當她翹起手指在鬢邊輕輕用力抵刷的時候，約略可以瞧見她的掌心也染了些兒淡紅的脂痕。

她懶懶地放下雙手把來隨意地擱在桌上，她的兩個眸子裏有水波樣的東西在那里蕩漾着，她又在思前想後了。

「一個女子爲什麼一定要嫁給人呢？」她驀然向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當她還在閨閣中的時代，她常常聽見這個親戚說：某家姑娘嫁給某人做了妻子；又聽見那個親戚說：某家的兒子聘定某個姑娘而做了丈夫；但是她繼續地關心聽去，這些一對對夫婦總是難有極圓滿的生活的。在那把旁人的苦痛當作閒談的人們固以爲這個是人類生活上極平常的事，因爲他們所談論的旁人的悲歡也難免不就有自己的一份在內，但是自己在這個生活裏滾來滾去，終沒有法子可以擺脫這無形的桎梏，漸而久之，也就各人藏起各人的肺腑，大家在虛偽的面具之下勉強強地完了他的或是她的一生。一旦偶然間碰見有那和自己的境遇大略相同的事情，在他們的眼中看來，這個當然不是什麼希奇的例外。那已經死了的心終難喚起他們對於旁人的絲毫的同情。然而那時的她，還只

是一個在雙親羽翼之下過日子的人，除了他在小說書上所能窺見的男女間的交涉以外，這些在旁人口中嚼短論長的人世間的實例，至多僅能引動她墜下一兩滴純潔無邪的處女的清淚。至於那其中的不可告人的隱痛，她又何從有經驗去證實呢？所以那時在她的耳朵裏聽來的旁人的悲歡到了現在都成了她自己的怵目驚心的回憶。

「一個女子爲甚麼一定要嫁給人呢？」這個問題她究竟答解不出，怪她自己的母親嗎？那母親也是這樣糊裏糊塗過了四五十年的光陰的。「母親的過去」和「自己的現在」究竟曾經有了個甚麼分別？假如她那時抱定了主意，不受母親的壓迫和耳目所給的甜蜜的誘惑，或許現在的情形有不同的地方也未可知。這個使她心裏進退兩難的困苦，也是命運給她註定了的嗎？她知道她自己不應該生下地就是她母親的女兒；既做了她母親的女兒，這個命運便會一生跟着她。

她做處女的时候是一個極驕傲的姑娘，只有旁人是來求她的，從沒有看見她是去

求旁人的；只有她是用言語責備旁人的，從沒有一個人是敢用言語來責備她的。就是她的父母有時在偶然盛怒的時候用稍帶嚴厲的口氣說了她一兩句，到後來究竟還是被她的有條理的辯辭和女孩兒的嬌氣壓伏得笑迷迷的；但是現在呢？她會記得她的母親有一次向她的翁姑說：『嫁出門的女，潑出門的水。』一個女子嫁給人了，便不是她的父母所生育提抱而長大的骨肉嗎？她的母親說這樣一句話，想必是有口不能應心的苦情；不然，這便是對於親家母的外交辭令了。她自從到了丈夫的家裏，不上一年多的工夫竟會變成了一個言語溫和而舉動小心的好人。『好人！』她不覺地微微呼出口來了。『好人』的代價就是犧牲，犧牲自己的金錢，犧牲自己的意志，希望和身體，去在這個世界中佔得一個同行到墳墓裏去的位置。她現在可證明了這不過也是從前那些旁人所談論的許多事情當中的一個例。

過去的事情想他做甚麼？那可不行！到了這個時候，那平時記不清楚的極細微的一

椿一椿的事都會像一面光潔的鏡子裏所呈露出來的一切，要用手去拂拭也拂拭不掉的。此時她的眼睛裏已經包滿了要落的淚珠。

「咳——嫁人——生小孩子——」這一串沉濁無生氣的字在她的亂絲般的心
中比甚麼事都要感覺得敏銳些。因為一個女子嫁人以後，第一便喪失了那悠柔如水的
心情；這種心情的滋味，除了她自己偶然在碧色紅雲的天底下，或衰草黃花的野路邊，或
親戚宴會的筵席上，或車水馬龍的通衢中，能夠領略，能夠咀嚼，使她心曠神怡之外，旁人
是不得而知的。她此時或者正在那兒悲悼這一去而不復返的自由也未可知；不過當她
很無聊賴地回轉頭去看見那靜靜下垂着的淺青色的紗帳，她的眉尖不禁微微一皺。她
的眼睛從那帳門上移到那滿雕滿繡的牀架上，再從那牀架上移到左邊壁上掛的四副
淡墨蘭竹的繡屏上，漸次漸次在那紫檀几上的那綠玉石座子的大自鳴鐘，那描着牡丹
呈瑞的白磁帽筒，那寶光煥發的藍色花瓶，那蓋子上蹲着獐目張口的怪獸的古鐵色的

香爐，和那三隻白磁描金的茶盃，都放出死色沉沉的光，齊望住她的一雙眼睛，好像說道：「你爲什麼要關我們在這里？」這些無生命而似乎又有生氣的陳設品，只在一年前曾有幾次現出快樂的面貌；但是自那時以後，每天從朝至暮他們只見她一樣地坐在鏡子面前梳頭，一樣地在掌心內調胭脂，一樣地出房門去吃飯，一樣地進房來洗臉，一樣地換件應時衣服出門去，一樣地又回家來，一樣地和她的丈夫坐在房裏談些怎樣去謀事幹的計劃和一些欠債與還債的話，一樣地陪她的丈夫上牀去睡，到了第二天明了，又一樣地伸一個懶腰穿好衣服爬下牀來，於是便在這老不改變而且是理想失敗了以後的生活中擺出厭惡的樣子來了。她趕快縮回眼光，低下頭去，把她的頭放在那交叉攔在桌上的兩臂之間，不敢再去看其餘的東西。

此時從那後房裏透出一聲聲的微弱的呱呱啼哭，和奶娘在睡夢裏的含糊說話，同她的嗚嗚拍着小兒的聲音，如利錐般刺進了她的耳鼓；她的頭腦裏不禁充滿了那替

這個世界的小女主人翁而生的恐怖。

這一天的上午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度過去的。

等得她的丈夫起了牀，她便笑吟吟地走過去向他說：『我今天想到媽家裏去看看，你說好不好？』

她得了許可，出了大門，便又忘記了自己要到什麼地方去。及至她到了她母親的家的門口，她忽然折轉身，順腳走到潮宗門正街的一個親戚家裏，那主人還沒來得及泡出茶來，她說：『我有事還要到別處去。』她在他們的有點奇怪的許多目光中，出了這家的大門，便又不知自己有的是什麼事，並且不知自己要往何處去的好。然而她的母親在這一天終於瞧見了她立在她的面前，一副綳緊了的小臉和兩隻直視着的眸子。

這母親駭異地問：『二男你怎麼樣了？』

沒有回答，只見那淚珠如斷線的珠子一般從那雨後桃花似的臉上滴了下來。

臉 圓

圓臉

我曾在東京遇見過這樣的一個姑娘，一個有肉有骨有血並且有靈魂的女侍者。伊的家鄉和姓名在這兒說不真切了。我只記得我住在那家旅館看見伊時，伊很矮小，很壯實，有圓的紅色的臉和肥的白色的脚，伊曾爲我打掃過房內的灰塵，抹過廊下的地板，每天早晨爲我輕輕地移開過格子門遞進朝來的報紙，捧過膳台爲我獻過一日三次的飯食，負着衾褥爲我鋪疊過夜夜必需的寢具。伊的衣裳在那時節是藍色條紋的粗布單衣，腰間繫着一條黑色舊緞帶，圍過去在伊腰臀的部位上紐成一個隨意的花結；伊不穿裙，所以伊走起路來那肥肥的赤脚一直露到脛部；有時伊手裏捧着紅漆方形的膳台或提

着赤銅輕便的小水壺之類，上下樓梯走得快一點時，連膝頭和大腿都白淨淨的現露到旁人的眼睛裏。伊不因爲旁人的注目而覺得這是羞恥；伊的兩條腿終日必得要急於行走而時時裸露在衣裙翻開的外面；習慣和裝束的形式在伊生活着的這國土裏也承認這不是羞恥；但是當伊感觸到有一道惡狠狠的視線釘在伊的腿肉上時，伊便要不自覺地低下伊的腦袋急忙走了過去，而在伊心中便閃出一線飄忽不安的情緒來；這在伊目今十六歲的臉色上可以瞧得出的。

然而伊的膽子極小；主人怒了，伊便遠遠地跪伏在他住房的格子門邊叩頭，口口聲聲說：『謝罪，謝罪。』或是某個客人怒了，伊也一樣地伏在他的格子門邊叩頭，口口聲聲說：『謝罪，謝罪。』主人或者客人洩了怒氣以後，叱聲：『滾開罷！』伊便站起來，整理伊胸前的帶子，和膝邊的衣幅，或者用手捫刷那因爲曾經低下頭來而紛亂了的黑色頭髮，那圓而紅的臉上一雙細細的眼睛裏便和平地閃出自己覺得不會盡職因而受了責罵的

慚色。此時伊彷彿正思想着什麼；停了會兒，伊便悄悄地獨自去了。

在這旅館裏做侍者的女人約有四五個，每當黎明的青光從窗紙上邊進來時，便可聽見伊們在廊簷下，在樓梯上，在客房櫛比的甬道中，或者在隔壁的房裏，或者在庭院的花壇間，往來奔走活動。這些木製玩具似的人形，每人頭上彷彿繫着一根線索，穿過那小眼房的門窗，一直遞在那終日蜷伏在几旁的主人手裏；這手的一起一落便是伊們的一動一息。然而到了晚餐後的時間，伊們也便舒服起來了。我看見一個高高身材眉梢飛揚的，在那時節穿一件長長的白地藍花的浴衣，伊在我面前經過，常有一種溫暖而潮濕的粉香氣味散佈在空氣中鑽入我的鼻孔。那邊房裏有人拍掌呼喚「籐枝」了，伊回轉頭來朝我笑了一笑，便急速地跑了過去；停一會兒，便可聽得那房裏的歌聲和歡笑聲了。伊在伊的女伴中間是最愛唱俚曲的，並且喜歡銳聲高笑。有時伊即是在傳送午膳進一個客人房裏的時候，且不去聽旁的客人催飯吃的拍掌聲，只笑迷迷地跪在那人的身旁。

翻着那人的眼睛，唱着自己的曲兒：「呀！要是和你一生厮守，我決不嫌憎……；」或者「夢裏也罷，讓我們聚會一回兒……；」伊的眼眶裏竟淚汪汪的起來，可是一會兒，伊又笑了。這真教你見了便會精神恍惚而喜悅。

住在這旅館裏的客人們中，那些由各府郡縣來此地留學的私立大學預科生和中國學生佔了多數。在這些青年人的眼睛裏，籐枝姑娘是活潑的可愛的，因而是頗能生慰藉的。由籐枝數到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黑胖的春子姑娘，和那三十多歲梳光頭的廚娘，中間也還有兩個老實人物，可是伊們都有點喜歡和客人們曉舌打諢的毛病；再數下去，便是在全班中殿後的那矮小壯實有圓而紅的臉和肥而白的脚的那姑娘了。因為我說不出伊的名姓，在這兒便叫伊做「圓臉」罷。

因為「圓臉」是從遠處初來作工的一個鄉下姑娘，除掉會叩頭謝罪之外，伊在客人的眼睛裏，乃至在伊女伴中的眼睛裏，都被看做一個「蠢物」。這不只因為伊說話的模

樣太瑟縮，服裝的顏色太晦澀，也有點因為在這般光華燦爛的都城中的一個旅館裏不應該有這樣一個蠢笨的東西。

每天晚間，電燈明了，從各個房間光色黯澹的紙糊格子門扇上，常有活動的人影伴着歌唱笑鬧的聲音送到隔廊遠望的人的眼睛裏。此時「圓臉」却常凭倚在樓廊的一處闌干邊悄悄地想着什麼。我有時在星光照臨着的樓廊過道中瞧見了伊，向伊端詳着，並且逗引伊說話，伊便和平地抬起那雙細細的眼睛瞧着我，於是伊悄悄地笑了；這彷彿是一個女孩赤膊着上身，被人格支地搔着脇下的奇癢，立時將兩手掩護胸前，而又懼怕被旁人聽見了的那笑聲。

有一夜，這正是五月杪的夜天清澈而空氣溫暖的一夜；全旅館中的人們似乎都被什麼咒符噤壓住了的一般，各自鴉雀無聲地在房裏大約正做着什麼重要工作，或者正在那黑漆漆的夢中走着怕人的或愉快的道路；我剛剛輕輕地——爲的是怕驚動旁人——

——走到一個甬道的拐灣處沒有燈光的房門前，聽見裏面一個很輕微顫動的說話聲音，彷彿是『圓臉』姑娘的聲音。

『先生……我實在說不出地感激您……』

彷彿那方面又說了些什麼，這只是伊的戰兢兢的回答。

『先生……這實在困難……』

『……？』

『是的，先生——那一個銀元已經收藏了，多謝……』

『……？』

『多謝……先生……我實在不敢當……我怕……』

聲息停住了。忽然我的全身戰慄起來，我不知怎樣忽然由本能上感觸到那矮小肥壯的身軀正在黑暗中給一雙瞧不見的男性臂膊緊緊地箍住，而那圓而紅的臉頰上，黑

而柔的頭髮上，和那出於處女們初次感到羞恥而用來招架的兩條手臂上，已經被一個焦熱的嘴唇吮啣遍了！隨後一個很膽小，很急迫，很害羞，但是又很願意的小小聲浪終於破了暫時的靜寂。

「先生……請，請您放手罷！……這樣……夠了……我實在說不出地感激您。假如我能夠給您……先生，我怕小孩……」

房內似乎有了脚步移動的聲響，那聲響又似乎正從格子門邊走來，我吃了一驚，翻身軀急急地，悄悄地，拔步便走，回到自己的房裏時，我的心還在那兒怦怦跳動。

第二天早晨，我攜帶洗面巾和化妝品下樓去盥洗時，頻頻注目昨晚我曾竊聽過的那房門，從那裏面正走出一個胖胖的，面皮微黑的，戟戟的短髮密生在一個大腦袋上而年約四十歲光景的紳士模樣的人來。這是一位希見的客人。平時他的房裏從不曾有過歌唱或叫囂的聲音，也少有外來的客人過訪他。所以旅館的主人佐藤君常會在眼房矮

几邊隨意盤膝坐着而忿忿地向我控訴那些年輕客人們的胡鬧：「倘若那些年輕人都像這位先生一樣的安靜，我的生意就會更好啦！」

裏 醉

醉裏

碗姑娘蹬蹬地走進了房，一眼瞧見伊的朋友蓉姑娘快快地獨自坐在燈前椅上。

「啊呀！你什麼時候溜進來的？你的病好了一點兒麼？我實在替你擔心啦！」

同時伊很快的想：今晚的宴會真快樂，熱鬧，有意思；我的孤獨的生活收拾起了，快樂的希望邁開脚步向前進了。

「你爲什麼不赴我們的宴會？我等候你，焦心地等候你，你總還我一個不來。」

伊想：什麼？她原是想來的好一個口實——病了！其實她不來我也不關心；我那裏已經有不少的客了——慧瑜，琰，可愛的瑜呵！喝了三盃酒，她的眼角邊便那樣地有光采，那

樣地喜歡瞧這個，看那個；——滕先生的怪樣兒；給她越瞧越現得可愛。他倆原是和我們一樣呵！只有那肥頸項的楊先生，時時低下他的近視眼；還有……他呵，他希望之神！我喝醉了。

「蓉！我喝醉了，你的眼皮兒爲什麼是浮腫的？」

這也值得哭腫這可愛的有用的眼睛麼？你看我幾會哭過一次？寶愛自己，我要告訴你，蠢人！

「你昨夜不曾睡覺吧？」

沒有這事？這是當面說謊。一切我都知道。你定了婚，不是你離了婚，呵！我真的喝醉了。『今晚那地方的菜蔬真好吃呵！蓉，你爲什麼不去溜五柳鱖，無黃蛋，蜜餞白果，還有，

我數給你聽，什麼哈哈……我忘記了。』

我忘記不了的只有他！尤其是在今晚；我用媽媽的名義請客只有這一次了。再過一

個月，我便是他的……啊呀！不講給誰聽。

伊忽然想起了什麼重大事情似的，匆匆走到房門外去。一會兒，伊提了一桶熱水進來，傾在那白瓷面盆裏。伊放下那提桶在那洗面台腳下，一邊在那面盆裏按弄得洗面巾，在溫水裏潑潑地響，一邊扭轉伊的腦袋向着蓉姑娘。

「蓉，你吃了晚飯沒有？」

嘻嘻，她還能殼吃得下一粒米進喉嚨嗎？「何媽！你去告訴太太說：我這里來了蓉小姐，拿點兒什麼吃的東西來。」

「不吃？你不要使客氣，你往常不是這樣，是不是？」

很靈活的忖度和想像在伊的頭腦內盤旋：

病了，她自己只好這樣說病了。我今天早晨還聽見瑜說：「她同兩個男子坐着人力車兒往什麼地方去；一個有鬍子的坐在最後的一乘車上，滿臉醉熏熏的；兩旁的行人都

詫異地望着前頭兩乘車兒內的人，因為一個是淚汪汪的，那一個也是淚汪汪的。」哈哈！我只能這樣在心裏笑。

「蓉，楊先生在今晚的筵席上不肯喝酒；他的眼眶底下彷彿現出微微的黯色；而且他的眼皮總是低着的；我不知道他有什麼不高興的事在他的心裏。」

着了。你瞧她的兩手漸漸握緊了，裝笑的臉上有點兒青白色了。我知道——我什麼事不知道——那在今天早晨和她一道兒坐着人力車在街上跑的青年，就是那位近視眼。

伊的洗面巾正在伊的那被酒染紅艷了的臉上蓋着：

裝神裝鬼地這兩人鬧了一年半光景，前幾日他們不曾表示定了婚嗎？……呵！我的他，我們便不是這個樣兒。

那洗面巾又隨着伊的小手落在那白瓷面盆中的溫水裏，將那細緻潔白的一排指

頭伸開去，平鋪在那面巾上，停住不動。

「你這會兒心裏好受一點麼？」伊從伊的右眼角偷瞧了她一眼。

你不要只拿着那手絹兒出氣，牠沒有罪呀！你的那個近視眼也太不中用了，你請他到我的那個人跟前，去說一說，他，他有怎樣的透亮的思想和勇敢的行為呵！我只要請你的近視眼和他，我的他，同在一處談講五分鐘的話！

伊的面巾已經在伊的手裏絞成一個兩股交扭的形狀，而剛要給抖開來了，却又很溫柔地搭在伊的手背上。伊微笑着。

「你爲什麼瞧我？」我今晚真的喝醉了，口裏只胡說。」

我的胡說也教她接受了。最好笑的是那位近視眼，他平時扮起那樣嚇人的面孔，好像一個研究了二十年學問的面孔，又好像一個故意教人知道：他永不會和女性發生什麼交涉的面孔。這應該是一個理智的動物了。

「蓉，你不吃點東西，肚裏不餓嗎？何媽！你爲什麼不快點兒走，扭扭捏捏地……」
那面巾已經搭在盆邊了，伊的右手食指正伸進到一瓶放在側邊的雪花膏內去。

「吃一點，蓉，隨便吃一點；那蛋糕是很新鮮的。」

嫩白而芬芳的脂膏勻淨了伊的前額，臉頰，鼻子，頸頸，和那黑髮下的白耳朵，使得伊的紅色面容又蒙上了薄霧似的乳白色，映在當前的鏡子裏，伊還是如電閃般很快地想着：

理智的動物爲什麼會哭泣呢？今晚我在筵席上所看見的近視眼的臉也有些兒微微浮腫。瑜告訴我，瑜也太關心這些事了，說：那近視眼自稱是一個孝子，哈哈……我竟給弄糊塗了；孝子又需要戀愛；而於是戀愛便不得不在孝子面前退讓了。

「蓉，吃一點，隨便吃一點；病了還是要養養的，你不吃東西，那又怎樣去養息呢？」

蠢物！她真是一個蠢物！眼淚是那樣的往肚裏流，管她呢！呵，快活，我今晚真快活，雪亮

的希望邁開脚步向前進了。

伊活潑地走到蓉姑娘的身旁，一張椅子上坐下去，眼錫耳赤地瞧着她；伊口裏還在微微地喘息，伊吸進去的還是剛才那酒樓裏燦燦的電燈，溫暖的鎧火，和許多的笑聲混合而成的空氣；而伊呼出來的便是從最近三個月以前的長時間裏那曾經教伊偷偷地歎氣，哭泣，而且自己常常告人『我有肺病的危險徵候呵！』那種宛轉哀傷的憂愁。

感 靈

靈感

我心裏藏着一段極深刻的印象，使我偶然遇見那位夫人時，便立刻教我彷彿成了一個被鑰匙拴緊了的彈簧，稍一懈怠便會跳開到那原來的無力而鬆弛的狀態。那個狀態便是我在那年秋天的一個晚間所得到的一瞬間的心靈陶醉。現在伊不在我的面前，我可以大膽將下面的事告訴你了。

在那個晚間，天上的光已經只剩下淡淡的灰色從窗的上部約略可以窺見。一位五十歲光景的老太太正躺在裏間房內的伊的臥牀上。

伊是我的一位親戚長輩。平日伊待遇我很和善，所以從伊起病的那一天開始，我便

常常到這兒來看望伊。三天以前，我走進伊的房門時，那會教我駭然而却步的，便是在我眼前一張古式的用白色番布綑着而支架起來的躺椅上，臥着一個眼眶深陷頰肉盡脫的老婦人；伊看見了我，便努力裝出自然的笑容，並且想要掙扎起來迎接我；伊很羞愧地想用那已經弛垂了的嘴唇皮極力掩藏伊的齷肉和牙齒；然而這只是伊的努力罷了；伊只得張露出那像爛腹口中一般的白色牙齒向我這樣地笑了一笑，而慢慢地說道：『請在外邊房裏坐罷；』這嗓音已經很微弱了。伊所指的『外邊房裏』就是我在那晚間七點鐘光景站在那兒和伊的丈夫——一位五十五歲曾經在中年患過風溼症的老年人——悄悄說着話的房間；那位老太太正躺在裏頭那間房內的臥牀上。

那房裏彷彿已經燃了燈，從這里望見那門內的一部分地方隱約現出一座衣櫥的一半，和一張精緻小巧的書桌的一半，在牠們的平面和邊線上反映出稀薄的暗紅色的光。那間隔十多分鐘突然發出一次而想扭住那快要丟掉的生命的心痛的哼聲，就從那

有光的門裏送到這邊的灰暗中來。這老年人現出一個灰髮的腦袋在我面前，兩隻被長的睫毛遮着的他所特有的大眼睛在我鼻子對面三寸遠近的地方閃過來望着我。

「咳！你看伊將會怎麼樣？」那腦袋立刻搖擺着縮了回去。這房裏還有點兒白晝殘留下的最暗澹的光，藉此我能瞧見他手裏剛才拿着的一支煙捲的火頭，現在在那我知道是他的臥牀邊前的黑暗空中紅得一亮一亮。這房間並不大，兩三人在這兒迴旋起來便會教人感到牠的狹小。於是我便坐下在窗前距離書桌稍遠的一個圓凳上；我計算着有旁的慰問的人們將會到這兒來。

一次沉痛的呼聲又透了過來。這老年人嘆息了他的一個兒子和媳婦住在這房外堂屋對面的一間房裏，剛才我曾瞧見他倆輪番從這兒進出了幾次，此刻他倆大約因為預備什麼緊要事情似乎正在自己的房內商量辦法；所以在這兒那裏間房內彷彿只有那個十三歲光景的丫頭名叫「富珠」的（我曾看見過伊）正守着伊的將死的老主

婦。

這個人家的情形恰似我們國中許多旁的家庭一樣，舅姑和媳婦，父母和兒子，乃至兩位老夫妻之間，常常發生無故的衝突。這種辨別不出是非而裝在各人心裏的平日的暗爭，竟使這一個老年的母親在將被死神捕去的俄頃間，只瞪着伊的已經沒有生命的眼睛，等候伊的一個已經出嫁的女兒回來。

我坐在這兒覺得我自己正在默默地等候着什麼空茫而不可捉摸的東西似的，看看窗上的光彷彿比平日更加留戀着這個地方。此時從外面進來了一個人，一個圓臉肥碩身材不高的人，這是那老太太的一個母家的姪兒；他悄悄地走進那房內去了，一會兒又悄悄地走了出來，向那坐在牀沿的老年人點一點頭，便默然坐下在那挨壁的桌旁方凳上。又進來了兩個人——一個獐頭鼠眼而唇上有幾根硬鬚的，我認識他是一個世家的後裔而兼做鴉片買賣的公子，和一個身穿青色制服的中學生，他們都是這家的親戚。

他們祇站在房門口向裏面瞧了一回，便在這房內徘徊。我們都是熟識的，大家細聲地交換幾句寒暄和幾句替這家感傷的照例話。沉痛的哼聲又起了，但是比先前更低微了些。老年人只是搖頭，只是嘆氣，走下來問問這一個人，用那想探究出一個最後的答案的神氣說：『你看伊究竟會怎麼樣？』或者湊近在那一個人的鼻子面前固執地主張：『倘若有一個好的醫生呵！』然而他的下文內的意思又在嘆息裏湮沒了。

我聽見外面陸續來了幾位女客在堂屋的階前唧唧耳語，可是我知道這場悲劇的開始是必得等候一個人回來的。

忽然如輕燕般迅速地在我眼前掠過而到了那房內去的是誰呢？大家立刻感到異常的嚴肅，而這一部分的窗外和窗內立刻起了異常的寂寞的悚懼。我正如受了魔術的籠罩一般，迷惘之間，看見忽然從那門內急速地走出一個矮小苗條而全身黑裝的年輕女人來，伊的白色的臉在這灰暗的淡霧中顯出彷彿是白石琢成的一般。伊走到這老年

人面前看了一會，便默然退坐在那離我身旁不遠的一張椅上。伊將兩手向臉上一蒙，便向伊右旁靠窗的桌沿邊突然將身軀扭過去倒伏在上面。那一種微弱的呼吸的急迫，那一種壓迫不住哀痛的泫然的泣聲，和那一種透徹心臟的全身的震動，直教我戰慄了。我直到這時眼光不會離開了伊。我瞧見伊抬起了腦袋轉過臉來向着我，我不由的站了起來；因為我在朦朧中彷彿看見了伊的睫毛上的淚珠，耳邊聽見了伊的由顫抖的嘆息伸訴出來的繼續的輕柔而哀絕的言辭，朋友！那尤其令我難堪的，就是我的呼吸裏竟突然感覺到一種年輕女人皮膚上發出來的汗的氣味，和伊口裏的熱的氣味！我的靈魂已經破種種的感情毀碎了，我只能逡然不告辭而逃走了！

畫圖的海

海的圖畫

海的美麗常常出現於海濱居住者的詩歌或記錄中間而這些像圖畫般描寫出來的文字又多產生於陽光溫和嫩綠滴翠的南方海邊；若在白雪皚皚冰山嶙峋的地方，或在黑波澎湃蒼茫無際的洋中，則文字上所能表現的當只有索漠與恐怖之感了。

在這已經應是雪花遍地嚴寒迫人的一個冬日的午后，卻被那彷彿是仲春時節的陽光愛撫煦育着，我的冥思不禁由幻想的海之美麗而到了對面壁上懸挂着的一幅海的圖畫上面。這幅圖畫是嵌在一架雕刻精緻而飾滿金色花紋的畫框之中的，這畫的幅面橫直不滿三方尺，而那裏面的景色卻將我喚進去了：

上面是蔚藍色穹形的天；落日從極遠極遠的邊際射過來，照着一隻海船的尾部反映出一小塊圓形暗赭色的光輝，在那盪搖起落的黯蒼色的海濤中間忽高忽低；彷彿再等片刻牠便將越去越遠，憑着我們目力所極，乃至將沒入那蒼茫的東方去了。但是當着每一個波濤湧上來出現在斜陽的光裏時，這霎時間由泡沫堆成而復將頽潰的小山，便由牠的這一面散出燦爛的金光而那一面卻似正臨黑暗的深谷；一個浪頭陡然高掀起來而那一個却早已落下而散碎了，只剩下些白色渣滓飄浮在那深黑的旋窩裏面。這樣的迴旋激盪，聽來彷彿有隆隆的鼓音。我想：那在船上憑舷俯瞰的人們或許能較我聽得更真切；然而他們一抬頭，四望那清澈無垠的蒼穹，渾融在那揮撒開去而將落的柔弱的光線裏，他們耳旁便似乎消失了這濤聲，而忽然感到一種孤獨和同船的旅客們的可親愛了。

據這幅圖畫的色彩，彷彿這寫的是一個暮春的黃昏。作者的姓名固然我不知道，即

是這畫中的海洋是那一部分地方，因為沒有題材的說明，也只僅能認作是一幅海的圖畫罷了。

我努力地回憶：在我的頭腦裏好像曾經留下過與這個景況相彷彿的一幅圖畫，一幅真實的圖畫，然而卻是我的一個朋友親身經歷之後口裏述說出來的一幅圖畫。現在，我不妨將他——就是我的那位朋友——移來安放在我目前這幅圖畫中的海船上，請他重演當日的事情，雖他而今已經是一位鬚髮斑白的將近老年的人：

「我不是曾經告訴過你嗎？那天黃昏的時候，我們的船正如一隻大的海魚般露出漆黑的背脊，茫然地向前趨行；寥寥的幾位旅客們，在晚餐後趁着微風的清爽，在甲板上往來散步，或者靠在籐椅上抽捲煙，水手們大約都休息去了，此刻一個也不在這兒。其餘的客人大約在艙內害暈船病，或者因為懶於騰動便呆呆地睡在他們各自的牀位上。等待這船身的平靜，這不過是我的一種忖度；究竟他們在裏面幹些什麼，我一點兒也不知

道。這次佔據着二等艙的旅客們却只有六位中國朋友分住在兩間艙室裏，其中和我共住在一號室內的是吳先生夫婦倆，和一個我不認識的單身女客。我想：此刻他們都在艙內靜臥，因為他們都有着暈船的毛病，這一日他們什麼東西都不會吃喝。

『所以在二等艙甲板上浴着殘陽而散步的人們却只有我和那位在二號室內的兩位旅客了。船身簸揚起來，使得我們散步都感困苦；一不留心，我們的兩腳便好像騰在空中，隨着船身的傾側忽左忽右地蹣跚着提步。我望見那兩位朋友的臉被落日照得通紅的一高一低地從前面走來。那些突出於機械間上的黑色的烟囱，高聳的桅桿，蕩搖於風中的船索，那做艙室出入口的小室和喫煙室的幾個圓形玻璃窗，以及一切旁的部分和船具，此刻全浸在暗藍的天底下各自反射出強弱不同的傍晚的光景來。我向舷外四周看出去，忽然我覺得自己的身軀縮小了，我真不知道：我正在這宇宙間的什麼地方。

『朋友，青年人的心情應該是闊大的雄壯的；我那時確曾懷抱着這樣的見解而生

活，所以眼見着那兩位朋友走進那艙室入口的小屋內去了，我還是獨自地在甲板上徘徊，等候夜色漸漸的降臨。末了，那小屋的幾個圓窗在薄暗中突然露出明亮的燈光，空中落下的冷風吹在面皮上似乎有很重的溼氣；我便緩緩向那小屋走去。

「我坐在這小屋內的那用深紅色天鵝絨鋪就的軟絨長排靠椅的中部，那嵌進在頂上天花板中央的一盞電燈照着我眼前的沉靜的窗帷，和那降入艙內去的螺旋式精雕的梯口和扶欄，使我感到異樣的清靜，彷彿是思家的清靜。究竟因為是年輕的原故，這種清靜只是茫然的聚攏了又散開去。我的眼睛忽然一亮，我瞧見一個黑髮腦袋從梯口下面的暗中現了出來。「這是誰呢？」我正注意着；緊接着一個微笑的女人的面孔向我轉了過來。我正默識着：「這是時髦的吳太太呵！」她已經坐下在我的身旁了；我便將身軀移開去離她兩尺多遠。

「我對於這位夫人很有敬意，她的丈夫是我的一個朋友。我們曾經同居在一塊兒。

我們的交誼竟和親戚家人一般的親密。尤其我那時是一個不明白世事的小孩，她的丈夫便把我當做這樣的人看待。因為她的丈夫很闊綽，所以她平時頗講究化裝和服飾。這些事情與她的姿貌和年齡在我那時的觀感中，以為倒也相宜；可是這整日的困頓竟教她穿件尋常的青灰縐綢袷衣在夜間出現在這兒了；她忘了穿裙，並且頭髮是睡散亂了的，兩頰上染了些那久閉在溫暖而不良的空氣中逼上來的赤色。我想：她或許因為整日躺在艙室裏，太悶氣了，所以「出來換換空氣嗎？這船身的簸動還很厲害，吳太太，你不怕嗎？」她帶着笑容，軟洋洋地將腦袋隨意靠放在椅背上，將胳膊沿着身軀伸直下去，撐抵在她股旁的紅絨墊上，她的兩眼向前方空中瞧着，不知正想着些什麼，口裏却帶着異常歡喜的聲音回答我的話：「真是麻煩呢！這兩天的海程，你看？」我說：「這完全是習慣的作用，倘若你多在海上來回幾次，這種困苦便會減少。」我從側面瞧見她含笑將頭點了一下，朋友，你須知道：我那時無論對於極熟識的婦女們也沒多話可說；歷來的偉大的社

會和我的家庭對於我的陶冶使我在婦女們跟前永遠保持着謹慎和遠離的態度；此刻在這樣靜謐的燈光底下，我頓時想起了那睡在第一號室內牀上豐肉白皙的吳先生，便不由得要站起身來預備進艙內去休息。她轉眼看見我的將要站起來的姿勢，便將身軀移了過來而急遽地說：「慢一點，你！」忽然我那放在絨墊上的手背覺到被一隻軟而溫的手壓住了，我的頭腦立刻便昏沉起來；同時我的臉頰又感到正和一種極細緻的皮膚緊偎着，而我的肩膀也似乎被一隻手緊緊地扳住了；帖耳恍忽聽見一個女人細聲說：「我真是愛你！」

「我掙扎脫身之後，踉踉跄跄跑進了那第一號室內，摸着我自己的鋪位，急急解去衣服鞋襪，鑽進被去，納頭便睡。我彷彿發了狂，在被窩裏面我聽見我自己急速的喘息在喉管內出進；我又想鑽出頭來偷瞧那睡在側面第二層鋪位上的吳先生和那睡在我上層的鋪位上的女人，我不敢這樣做；我仔細一聽，彷彿他們都被船身的震盪催入夢中了，

一點騰動的聲息都沒有；只聽見船身側旁和更遠的水面上不時有一座大浪打將來而又散去了的驚人響聲；末了，似乎有人進來了；我聽見吳先生的似乎才從噩夢裏醒轉來的聲音問：「淑，你曾上那兒去來？」

「曾上艙外去換一換空氣。」

「在這樣的夜間？當心船身的搖簸將你摔倒了。」這問話的聲音更清醒了些。

「不要緊，有何先生在那兒呢？」

「哦！那我就很放心，你現在在船上慣了許多，比我強了。」

「也是勉強摸扶着欄干板壁才能够上梯去呢！不過外面清新的空氣陡然將我的頭腦和心胸都吹蘇醒了；海上的空氣究竟真是好的。」

「是的嗎？海上的空氣，據醫生說，是很衛生的，只要你能够撐得起，不妨多上去走幾回；不過，只當心給摔倒呀！」於是沒有回答的話聲了。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所受的驚嚇，青年人的自尊和驕傲遇着這樣的事變便在我的心底燃燒出羞恥的火焰來。自那夜以後，我的眼睛常常竭力躲避與她的眼睛遇合；而當吳先生用他平日的親愛態度向我談話時，我心中常潛伏着一種說不出的苦痛。」

我的回憶，到此便戛然而止；但是我眼前這幅圖畫中的殘陽、海水、和那將要悠然而逝的海船，對着窗外柔和的陽光，緊張地現出彷彿什麼東西快要寂滅了的感慨；便禁不住引起我心中尚殘留着的那朋友最後帶着歎息說出的幾句話：

「這當然已經是事過境遷了。二十多年的光陰都消磨在那爲生活而不能安定的憂愁、羞慚、喜樂和忿恨的情緒裏。當日的情形，平時在我腦袋內，不過像從酒店窗外所能窺見的旖旎的影子一般；經時越久，那影子便模糊不明地越去得快。可是現在，我每當獨自靜坐而百無聊賴的時候，有時這影子竟大膽地突然再現出來到我眼前。這是因爲我衰老了麼？有時我竟要流下眼淚。在這樣的淚裏便有我那時的冥頑和笨拙。我想：我爲什

麼不抱住她，使她滿意，使她感激，使她不忍分離而哭泣呢？」

這樣的感傷的追憶也可說是海之美麗所蘊藉愛撫於他潛在意識中的，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歲月，才哀婉地呼了出來；而我從這乾枯的頭腦裏抽出一件關於他的自述的回憶，當然要感謝我眼前壁上挂的這幅海的圖畫和窗外溫暖的冬陽了。

生先入辛

辛八先生

辛八先生曾住在離朗黎市三里遠的一座高牆獸環門的大屋裏。我去拜訪他的時候，正是一千九百二十二年的夏天。我許久就存了一個要去拜訪這位先生的念頭，但是因爲種種原因竟沒曾去。

然而我們在這城中一個友人家裏最初見面的一分鐘的情形至今還留在頭腦裏，一刻也抹殺不去。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天我跨進那友人房裏的時候，我看見一個身材不高而體格肥壯的人，穿一件藍色竹布長衫，站在一張方桌面前。此時我的眼光落在他黧黑而有光輝的臉上，使我感覺得那眼睛，那耳朵，那扁扁的口，和那圓圓的下頷之間，全充

滿了要我去親近的意思。『哦——』我的那個友人正忙做着清理滿桌上亂攤着的書籍報紙，抬起疲勞的眼睛望了他一下，回頭便望着我說，『這是辛八先生——我給你們介紹。』我們在微笑中互相點一點頭便算完了這第一次見面的禮節。我很想和他說話，只要等他開口問我一聲，我便有許多話要和他說了；但是他只東望望，西看看，並不會向那友人告辭，也竟不會向我告辭，便慢慢踱出房門去了。

我去拜訪他的時候正是一個夏天的清晨。頭一晚我向我寄居的親戚家裏的一個長工問明由鷓鴣塘到朗梨市的路程。這晚上的氣候很涼爽，我和家人小孩子們坐在屋前禾場中望見高的樹葉間和頭頂上深幽的空中有燦明的星子。我料想次日的天氣應該不會十分熱。預備去拜訪一個新知的友人，滿貯着這已死却十餘年而重新萌動的青年的熱情去拜訪一個新知的友人，確是一件有味的事。這件事使我那一夜沒會睡得安穩。

第二天清晨我便在那向朗梨市去的路上走着。狹窄的野路上或田塍上兩旁長着茸茸的細草。草上鋪着一層白色的朝露。那從田裏橫逸出來垂着頭的稻葉和稻穗偶然當我的膝頭向前撞開他們而進行時便灑下了露珠，潤溼了我的衣衫和鞋襪。我迎着習習的風向前行去，在一程一程的田野風景中，不久便望見了那遠處天脚下的一排不整齊的青黑的樹林。一個漢子拄着一把鋤，鉞在田邊看稻，日光出來射在他的赤紅的臉上，我走近去問他：『老哥，那前面是什麼地方？』這個人很老實，他竟明白地告訴了我：那是朗梨市後的山林。

我走到一處青葱幽翠的小山峽邊，明亮的白光從一線的山頂背後散出來，銜接着上面蔚藍的天，下面幽暗的山峽的進口邊有三個農人正在車水。我問他們：『辛八先生的家在什麼地方？』他們三個人一齊用眼睛向我上下打量一番。『你去過的麼？從那邊大路去，要容易尋找些，從這里小路去便近些，我看你還是從大路去罷。』其中的一個壯年漢

子睽睽地睨視着我，這樣地說了。

我還是走小路罷，於是穿過了好幾處遮眼的樹林和土牆的房屋，出到了一塊平野，我看見隔着一片青稻，在向右盤曲而去的黃土色的大路邊，聳然露在我的眼前的是一座巍然的大屋，這便是朗梨市一帶人所稱的彭家大屋。這樣有古木環抱而又有高牆圍繞的大屋，在鄉村中容易教那住在這周圍的人們疑惑這裏面有什麼珍奇的東西；有時連同來訪問這大屋的一兩個不經見的客人也成了他們的疑惑和希奇的對象了；但是我想辛八先生大約便棲宿在這個裏面。不錯的，我被邀進了這大屋的一間幽靜客廳裏，明明看見一個披開白布短衣而赤脚拖着鞋子提塔提塔走路的鄉下人，滿面笑容，但是默默地接待我，這便是那辛八先生麼？他走出廳去，一會又進來了，手裏提着一桶水放下在我的身旁；他拿來了洗面盆和手巾；他要我洗去頭臉上的汗漬；要我撲去塵土，脫去鞋襪，洗去腳上的灰埃。末了他給我一柄大蒲扇，搬過一條長木凳，送到廳下階前，要我對着

一株綠陰陰的大桂樹坐下納涼。他看我似乎很舒適了，於是便要和我說話了，只得一句：「天氣很熱呵！先生，動身時大約很早罷？」

他坐下在我對面，他的膝頭以下露出兩條毛茸茸的腿脛。他慢慢搖動手裏的大蒲扇。他那時斜視的細眼睛望一望庭中的樹杪，又望一望空中的青色，但是我瞧見他望我的時候不很多。我們談起話來，總是我先開口。我告訴他我在來時路上的所見；我又問起朗梨市地方的情形與生活；我並且告訴他那三個車水的農人怎樣用眼睛看我；但是他唯唯諾諾，他並不是不說話，但是總不多說。

這一天在談話中過去得很快，雖然夏晝是懶懶的長日。晚飯後在他的園中種着西瓜和薑的菜圃邊，他的一個肥大的女孩和一個七歲的男孩都在那里跑來跑去玩耍。紅色的殘陽照在他們的臉上和衣上。我站在一個池塘的東岸，看見這不動的水裏，有塘邊的野草，高低的樹，和西邊天上的紅雲，使我感覺搖搖地怕一失足便會落落到這無底的

碧空去。那辛八先生矮而肥壯的身軀，我抬頭瞥見，隱在那處密生茂長的芋葉裏，只現出他的一個頭。

後來我們進了屋，他告訴我：他剛才在那里捉芋葉上的害蟲，並且微笑說：『因為我們要喫芋，便把芋的嫩苗扶植到繁生以至於成熟；因為我們要得肥美的芋，便禁止別的生物去藉芋葉度他們的生命；天生這些東西好像盡是供我們玩弄的，你想這不是沒法的事麼？』

此時我竟不能回答他，只注意到他的書桌是位置在這空洞洞的大客廳的一角。此時天色黑了，桌上一盞暗淡燈光投在圍住桌旁的兩個赤膊漢子身上，變成兩條長而壯的黑影拓在大牆上，使得大廳的一邊更黑闔了。他正和他們商量着明天到城市去要買的東西和要做的事，又問他們：『田裏的水足不足，假如十天不落雨？』又說起：今年的西瓜長得很好，不曉得已經喫得^不他和這些人說話正同他和我說話一樣，只是聲音低些，

又是吃吃地。

我們沐浴後，坐談到天上的星子一顆一顆在桂樹的繁密的葉間漏射出晶瑩的清光，我們身上都感覺得一種涼爽的快樂，他便引我穿過重複的房間到了一處最深靜的房裏。這里有掛着綠色蚊帳的床，大的凳子，長的桌子，和一盞石油燈放在桌上，這便是我那夜安置我身體的地方了。

後來因我爲生活上的便利遷到城裏來，辛八先生也常到城裏。他來的時候，我們常得會面，我們會面的時候，我便又能多見得一次那微黑而有光輝的臉，和那矮而肥壯的身軀，又多聽得一次那不常說話但說出來總是吃吃的大舌頭的聲音。

有一天我會見他的時候是在一家書店的辦公室內。他和我說起他的小兒子：『今天回家去了，路上的細雨大概不會傷害布蓬轎裏的小孩子吧？』他的臉上起了不安的

疑雲，眼睛翻上望着窗外的灰色天，現出他心中有困難時的一副不知所可的沈默顏色。我驚訝地問：「一個小孩子怎麼能夠坐一乘大的布蓬轎？」

「那是有一個男子抱着他坐的。」

我安慰他說這是不要緊的。

「那孩子臨去的時候，張起大眼睛望着我，要我抱他，並且哭了。」

他的眼睛裏有眼淚轉着，於是他用袖子揩了。第二日我再去訪他，據說早晨十點鐘他已回到鄉間去了。原因就是他家裏有人來告訴他：那小孩子突然病得很厲害。於是我去年夏天在彭家大屋曾看見過的是一個很可愛而走路還不大穩當的肥小孩，但是在這次他回家的第二日死去了。

及至辛八先生再到城市中來的時候，各處的樹葉都染了濃綠。此時他帶來了一個極胖大的妻子，一個像這肥母親的雛型的大女孩，和一個那面貌聲音都同這位父親一

樣的男孩。這兩個孩子我都曾看見過的，但是他們的形貌上都約略有了一點變動。他因為他的妻子坐在家裏天天流眼淚，所以這次他竟把一家人都搬到城中的幾間租來的房子裏。

因此，我便有了時時到他家裏去的機會。他的在城裏的家是二層樓上的兩間臥房（一間兼做書房）和樓下的一間兼做客房的小餐室。這已是深秋的一天，我看見他在樓上的『書房』裏伏在桌邊低着頭急速地正在寫一張什麼東西。後來我常遇見四五个裁縫匠模樣的人，有時又覩見幾個鄉下人，把他圍住在樓下的客室裏談話。此時每每聽見辛八先生的氣概很高，吃吃的語聲也比平時大些，說的話也滔滔不絕了。我便悄悄去問那肥大的太太：『先生正在開什麼會？』

『誰曉得呢？我只常常看見有這樣的一些人來和他歪纏。他又偏喜招攬這些事。』
我看見了他，問他近來做的是些什麼事務？他微黑的臉上展開笑容了。在他有孤行

一意的行爲，又因怕人恥笑而不好意思向你說時，他只照例地在微笑中輕輕地咳一聲，就算是回答了你。後來還是我在那肥大的太太口裏探得了他那日正在替一些他所謂『可憐的人們』代理法律上的辦理。是的，我忘記了，辛八先生是會學法律的。他的職業和他的生活應該靠這法律學來補充支持。然而有一次他曾受了一個人請托代行辨護，而且得了勝利的結果，那人問他要好多金錢的報酬時，他很不好意思地獨自跑上了樓，而那個當事人也很表示滿足地將已經取出來握在手掌中的鈔票緩緩塞入他自己的衣袋裏，道聲多謝，便自去了。他還躲在樓上低聲問他的妻子：『那個人去了麼？』

『多時去了！』這聲音裏大概含着幾分怒意。

然後他的聲音頓時大了起來，並且喊他的肥胖的女孩：『喂！去買二十文的燒薯來喫。』

我曾常常看見辛八先生喜歡替人家做了許多的事，不曾見他替自己做下極少的

事。但是在家裏掃地抹灰他却不是不做的。我曾親眼看見他從那肥胖的太太手裏拿過掃帚來說：『這一間房應該我來掃除。』我又曾親眼看見他紅臉向她道歉，當她某次自主地代他回絕了一個來訪的客，而他又正在此時伸出頭朝樓下望去以致被那位客人看見了而心想『這位太太有點扯謊呵！』的時候。據我所知道的，他還怕聽唱歌曲。有一晚，他門前過去了一羣賣歌的女孩，那顫動夜間空氣的歌聲和胡琴聲吹進了樓窗，使得他很徬徨不安；停一會，他便把頭伏在桌邊的衣袖上了；我不知道歌聲有什麼壞處，致令他這樣地厭惡這個人人喜歡的東西。

自那時以後，我不見辛八先生幾及二年了。

尤其我在鄉村間盤桓的那最近兩個月中，每次望見池塘裏的綠色和眼前的一片嫩的青稻，實在容易令我想到這一日近一日的夏天風味。每次聽見說有人要到朗梨去

買東西，我便回憶到那遠處的一排青黑的樹林，那被朝日照着的紅臉漢子，那在小山峽邊車水的三個農人，和那有古樹環抱而巍然聳立在大路旁的彭家大屋；由此而憶及赤足拖鞋提塔提塔走路的辛八先生了。我記得：前年的夏天他在城中租住的房子裏，也曾赤足拖鞋走過路，但是周圍只有炕熱的灰色牆，暗淡的舊木壁，和桌子旁新近添置的一個小小搖籃幌幌地搖着，而在那悄悄的桌上和櫃裏又露出煩悶的瓶子，罐子，盃碟，和許多瞧不清楚的東西——這種景象只能令我注目面前的這個人，而不覺得環境配合的錯亂有點好笑。

販 貨

貨販

一隻小汽船牽着一隻拖船，在一個冬天的黑夜裏，活活潑潑地向着湘江下游濱湖的一個小口岸駛去。客人們從船窗中窺望出去，可以看見那長條漆黑的河岸邊，偶然有一棵樹或是一棟土屋似的黑東西飛一般的向後方退去；再從這一線地面往上瞧，那便是一片烏黑冰冷的天空。汽笛有時因為警告那些或許停泊在河堤旁的小帆船，便大聲嗚嗚地喊着。這聲音散開在空中，被冷風帶去直到很遠的樹梢上，在那兒發出顫動的回聲；在船身近旁只剩下那機輪軋軋忽高忽低的聲響，混合在水浪的琮琤裏，來安慰船中各種旅客們的夢思。這真是一種冷氣的靜寂；除了爲着旁的目的而外，我想誰也不願意

在這境况中生活。

現在我要說的是這隻拖船上的一間大房艙；倘若將那行駛揚子江中的龐大的汽船來和牠比較，這便只算得是一間小統艙。這艙內僅有八個鋪位，而那些用金錢換得一個房艙客人資格的人却多了三位，總計是十一位。這十一位客人先來的便佔了一個在夜間可以稱為牀鋪的地方，很安閒地坐在那兒，剩下的三個客人祇得在艙板上打開被褥坐下休息，許多行李像客人們的身軀一般擠滿了這艙間。

這十一位客人的數目，散開去在這世界裏，簡直是和幾粒塵不見的微小塵子一般；但是聚攏來在這艙裏便又成爲一個很複雜的社會。他們的姓名，籍貫，操業，和目的，沒有一個相同的；然而在此時此地他們却都被一個同樣的運命所支配，都同在這旅途的夜中執着於各自的想念。他們皺一下眉頭，或者默默地吸幾口煙，這是尋常的舉動了，但是誰知道那背面藏着的是什麼？那被這種動作弄疲困了的便在他鋪位上扯開一條棉被，

將他身軀緊緊裹着胡亂睡下去；船身在水面進行時的輕浮飄動幸而使他漸漸要睡着了，他耳邊便只聽到旁人的談話，吸煙，嗆咳，喝茶等種種不透明的聲音；倘若他偶然睜開半個眼睛一瞧，便也只見一盞薰黑了半邊的煤油燈懸垂在那污穢的天花板底下放射出昏黃的光線；那距離稍遠的地方不爲這光線所及，便成爲近似黑暗的領域了。在這近似黑暗的域中，一樣地有人的呼吸，有箱籠的暗影，有網籃的沉默的姿態，還有偷偷放光的雨傘的漆柄和牛皮釘鞋的桐油氣味。

在這教人頭暈的煙霧中，那些還沒有睡意的人們早已開始交換那在旅況中所能從他們頭腦裏搜尋得出的關於各處鄉土的談助。他們中間有一個傍着右邊開地鋪的人；他有四十五六歲年紀；他在說話時笑起來便使他眼角皮生出皺紋，他的臉是那種略似酒糟的紅色的，他是一個販賣甲地的貨物到乙地去的小商人。他在這艙內是一個最愛說話，最愛向旁人獻殷勤，因之是一個在旅途中能乞得旁人的憐憫，同時又最易招惹

厭惡的人。

五六個鐘頭以前，當大家開始吃晚飯的時候，那左邊下層鋪位上一個三十多歲的斯文人打開食盒擺出一碟臘豬肉和一碟香乾辣醬，將手裏的筷子點着那些東西，眼睛却偵查似地看着左右的人們說：『請，請』隨即端起面前的一小盃酒到他自己的唇邊。和這人在一處的兩個年輕人同時也舉起他們的盃來。他們似乎是同行的夥伴。旁側一個五十歲光景的師爺模樣的人也陳列出他的肴饌來說：『請，請，一樣的。』此時這紅臉貨販便只光着眼睛向他們看。吃飯時的談話在無聊和虛偽中頗熱鬧。他有時乘着人們不注意的機會便夾過一片肉來；雖然也有那樣好事的眼睛瞥見這種行爲，使他心中有點兒忐忑；但是他的話聲一高便教人知道他很坦然的。除了在這種時候，他和人談話時常喜歡用旁人所有的枕頭布，茶壺，和其他的零碎東西做言談的資料；同時他又伸手拿着那件東西翻弄，細細地考查比較和古董商一般。倘若那人脾氣乖戾，用眼睛或臉色

給他一個不快的暗示，他也能瞭然這用意；但是在放下那件東西之後，他還有一兩句批評隨着他的腦袋轉過去，而在咳嗽的笑聲裏做一個從容不迫的總收場。雖然他看見旁人在許多行李中間移動一個網籃而左支右絀時，每伸一隻胳膊去幫助他，或者當旁人尋找火柴盒而不能立刻發見時，他便很快地將自己的遞了過去；這些殷勤的獻力，在他，是一種出門人應有的習慣，但是總難在旁的客人心裏抹殺掉他的惹人愉快的地方。

然而在此刻夜中，他的精神充足的談講便成爲旁人注意的目的了。那在他背後下層鋪位上盤膝坐着的老師爺，一手托着水煙筒，一手拈着那快燒完的紙捻子，凝神地听着頸頰，聽他談述湘西永順一帶地方的風俗和土產；末了，當他講到苗族和漢人交易的情形，他便更和藹而慎重地說道：「他們捧一升大豆走向漢人的豆腐店去換得幾塊豆腐，或者肩一匹土紗白布去換取那自己曾經交給漢人所開的染坊僅僅替他們變了一下顏色的一匹土布回來，這樣的事我們誰願意幹幹了，便會要吃虧。」那托着水煙筒的

手向前低了一下，表示這話有道理。旁的幾個攢圍在黃色燈光下的黑腦袋同時搖擺着一讓而笑出來了。但是這笑聲是他們把自己放進在剛才的故事中而感得一種幻想的貪欲滿足的笑。在這樣寂寞的夜的旅途上，這種無端飛來的幻想快樂是很能教人忘記憂愁的。於是在講完這段故事之後，指着自已面前兩個篋篋：『這一擔東西就是運到那一帶地方去的。』他歇了一歇，撇轉臉去，恰望見窗外的空洞的黑暗。不知怎樣，他彷彿有所思地漸漸斂起了他的笑容，不說話了。旁人便也都沉靜下來。

這是因為他聽見那在船底滑過的水聲驟然變急了，又覺得船身有點兒播動。前頭船上的汽笛嗚嗚地接連叫着，他又聽見頭頂上隔着一層天花板的上面煙棚中，有許多亂走着和笨重物墜下的震動。這船內幾個睡着了客人都醒了，有的模糊地問：『什麼事？』

『柴湖口快到了，客人們有上去的麼？』粗厲而無禮的茶房們的喊聲接連從艙外

透進來，大家都聽明白了，但是這艙內沒有一個在這處上岸的客人。

一會兒，一個腦袋出現在推開的兩扇小艙門的中間，外面的冷風流了進來，使得艙內的人都感覺到呼吸的清醒和皮膚的緊縮。那個腦袋向裏面四周打一個迴望：『有客人上去麼？』隨即那腦袋的軀幹便走下到艙口扶梯的最下一級，後面跟着一個捧籐箕的人；這人的一隻手在那東西裏面抓弄得銅元鏘鏘地響。『他們是來要茶錢的，』這些客人心中都理會得這件事。九個客人已經付清了那遲早要付的這種債務；於是那個籐箕便送到了這將半截身體圍在棉被裏而盤腿坐着的紅臉貨販的鼻子面前：『先生——對不住，請高昇破費一點。』不幸，這邊的一百文和那邊的五百文的爭執，費去了五分鐘的光陰。那兩個茶房便扮起一幅難看相的鬼臉，冷笑了兩聲，悻悻地從貨販的鄰人手裏接到四百文去了。這可憐的紅臉貨販便將那收回的十個銅元用一張紅色薄紙胡亂包好，塞在他的一個籐箕旁邊，一聲不響地坐着。他似乎感到了一種痛心的侮辱，但是

還不會忘記剛才他向旁人述及的那種地方的買賣情形。

這艙內的十一位客人此刻都是醒的。他們聽見船頂上和艙外的嘈雜人聲。和那忽遠忽近聽不清楚的不知是什麼東西的呼嘯。這教他們同時都忽然靜寂起來，那紅臉貨販不說話了，在心裏正盤算着：這兩隻貨物在什麼時候可以賣完？這次的贏利是不是會比前次的更多？年底歸家時應該帶些什麼東西回家？他又想起：自己是將近老年了，這種奔波困苦的生活不知在什麼時候才有一個終結？兒子娶了媳婦已經添加了家裏的用途，還有孫兒，還有自己的女兒，呵！她也有了三個孩子，最小的那一個，身體太單瘦，怕不得長命……他的眼睛慢慢地向四處游移，末了，落在面前的一個篾箕上。他似乎想起了那十個銅元；他慢慢揭起那篾箕蓋子，三四個銅元隨着一小片破紙鏘然地滾落了地。他一面用手爬在艙板上去拾銅元，一面歎了一口氣。

且看那艙頂上煙棚中的客人們罷。他們有許多正忙亂着收拾行李，眼巴巴只從那

黑暗中去望柴湖口岸旁的柳樹樁。汽笛加緊地在風中狂喊着。他們想繞過那一個土岬，便可以瞧見那岸上房屋裏射出的幾點燈火了。

那土岬橫出在航線的側旁，黑魘魘地伏在前面像一個爬到河邊來飲水的古代的動物；噌吰的浪聲漸漸更近地到了客人們的耳內。前面汽船尾上的一盞紅燈彷彿變了前進的方向。

忽然，全船中的人們覺得他們的身軀彷彿被拋擲了起來似地齊站立不穩。頃刻間便是黑暗了。冰冷的東西浸透了他們的頭髮，眼睛，鼻子，和耳朵；冰冷的東西浸透了他們的衣服，皮膚，血，和心臟。完了，這全個拖船中的希望，愁思，和歡樂都在這一剎時，因為那汽船行駛太速以致在土岬拐灣處碰斷了牽船的纜索而破碎了。

那突然受了震動和驚駭的小汽船，在水面上猛然打了半個圓圈，斜橫地駛近岸旁停在那兒，嗚嗚地鳴着哀傷的汽笛向岸上居民報告：他的朋友遭了難。但是在這樣冷的

黑暗夜中，岸上遠處小屋裏的主人也只能從夢中側着耳朵去聽這奇怪的汽笛聲。

那小汽船鎖定了以後，許多的客人和茶房齊裹起衣服擁擠在船舷邊的提燈光下，喧鬧着，呼喚着，歎息着，有的竟哭泣着，那是因為他們有親人或者同行的朋友在那破碎沉沒了的船上和他們永遠不能見面了。提燈的光射在這船旁附近的捲打的水波上面，大家睜起眼睛在那黑暗中的一線岸旁水波裏搜尋，看有沒有什麼活動的黑東西會從水裏爬上岸來。七八個自告奮勇的水手和客人，用竹篙撐着跳上岸去，沿岸踏勘。他們來回地仔細瞧着，什麼生命也沒有。烏黑的天空在他們頭上張開，整排的枯了的蘆葦在他們背後土岩上槭槭地響着，前面是那森森無際的夜神坐鎮的洞庭之波，一陣一陣送過那浩蕩的濤聲來。

他們回來時，忽然瞧見岸旁淺水中有一團黑的事物；一個人走下水去將那東西撈起，在那提燈射過來的微末的光裏一看，原來是一個出門人用來裝貨物的篾籃的蓋子。

這東西的邊，似乎是曾被人的手指緊緊抓住過的，現出幾個洞穿的小痕跡一條篾縫裏還掛夾着一小片溼漉漉稀爛的東西彷彿是紅色的碎紙片。

他們的期待是絕望了。他們快快地從淺水裏爬上船去。聰明的讀者們也容易想到，我們的紅臉貨販就是這樣忽然地隨着些旁的丈夫和父親們消滅了。

失 名 者

失名者

一家房屋的一個窗牖臨街開着。因為這是初冬日的一個晴天，溫暖的太陽正佈滿在那白色牆上，照見七八隻小麻蒼蠅如最微細的黑點般帖伏在那窗台邊不動。有時他們亂飛起來，在窗旁一二立方尺的空中打個回旋，隨即又落下在原來的地方。他們驚擾地飛動的時候必定是有人從窗下過去了，或者是那窗內發出了可以使他們驚駭的響聲。

從上午九點鐘，這些小麻蠅便偶然聚會在這兒，一直到了十一點半鐘光景，依然在他們反覆着的情形裏生活。太陽的光稍稍加了些兒溫度，曬在人們臉皮上生出很愉快

安適的溫度的刺戟；於是這些小麻蠅們的活動比先前更厲害；他們不但只在窗台邊了，有時還侵犯到街中行人的耳朵和嘴角上，或者便攻進窗內去；那裏面的情形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恰在此時，這窗下忽然多了一個生物，從小麻蠅的眼睛看來便是一個奇怪的龐大無比的生物。只見那窗下白光刺眼的牆上，蜿蜒而迂徐地移上來了一個四尺多高的黑影，我們立即知道：有人到牆邊來負暄了。

這個人，看去有三十多歲年紀，上身穿件破爛的灰色袷衣；因為他乾瘦，那衣便現出十分地寬大，十分地不合身；大約他病了，那扯破了的袖口邊露出來兩隻枯硬的胳膊和手掌，連同那軀幹垂直地倚靠在牆上；倘若我們倚一架短木梯在那兒作比較，那東西決不會顯出像他這樣沒有氣力；污泥塗遍的單袴下，兩條赤裸的脛和脚也曬在太陽裏了，一個暗紅色的大潰瘡附在他右邊的踝拐上。

溫暖的太陽射着他的臉，他的臉很小，彷彿是一個未成年者的害癆病的黃臉，更怪的是那雙眼睛，那眼睛正望着街中往來活動的一切，但是死呆地望着，並不動轉一下。那眼睛似乎疲倦了，想將眼皮慢慢垂下；然而這是我們替他的意志這樣設想，其實那眼睛還是瞪着的。

一隻小麻蠅飛下停在他的被灰塵膠住的亂髮上，但是他不會感覺到。近午的太陽將可愛的溫暖抹遍他的頭臉和全身，但是這不生效力。他是從何處來的是個什麼人？他倚靠在這兒將幹些什麼？這些事決沒有人知道。倘若在文明都市裏，我們不難看見警察揮着木棒將他攆走，或者將他送到拘留所去，於是他便不至於在我們眼前了。

現在他靠在這個窗子的下面，來往的人們有偶然看見他的；但是撇轉頭便過去了。『大約是一個乞丐罷？』這是人們在瞬間意識到的一個很迅速的結論。

但是我們在想象中看出他的眼睛雖然只是瞪着，却彷彿正在那兒做夢。

他夢見他的遠處的家現在也正在溫和的陽光裏。他的妻子在房內做飯，一陣陣的各種樹枝和葉兒被燒焦了的煙的氣味從門邊或簷下滾了出來。他的一個十三歲的男孩彷彿正在屋後的矮樹草叢中斬劈枝幹和籐蔓；一個赤脚的小女孩正在替他收拾裝工具的籃子，預備他飯後好去做工。他自己坐在大門的檻上，朝前方望去：人家田裏收割後經過了許多時的禾本，齊被日光和風雨變成白色的了，一排一排很整齊地站在太陽光下。『光陰真過得快，』他恬淡地思索着，『沒有許久以前，我曾瞧見這些地方都是綠色的。』這種思想人人都會有，尤其在安閑的時候他們感覺得最入骨，無論他們是受過情感教育的人或是一個無知的漢子；但是他這時的思索，並不曾含有感傷的味，只是恬靜安樂境界中的一瞬間的心的波瀾罷了；這教他覺得這個家人親密的團聚更爲可愛。倘若有什麼橫禍忽然飛來……

他的靠在牆上的軀幹微微動彈一下，那早已盤踞在他頭頂上的一個小麻蠅便飛

了起來，彷彿譏笑我們而說道：『你這個村度錯誤了。』

然則那雙眼睛在這白日的夢裏所看見，就應當是：

彷彿他在一間令人感覺十分舒適的上等臥房裏。這房裏的陳設，譬如牀上的臥具，桌子上陳列的玩品，潔淨寬大堅固的太師椅子，高大的衣櫥，和懸掛着裝飾品的四壁，也正被前窗穿進來的日光輝耀着，處處顯出一幅交通閉塞地方的士紳家庭的風味。他穿着冬季的溫暖衣服，躺在一張烏木靠椅上，和他的親愛的人們正笑着談講。他們家裏廚子的傻氣和顯露的狡猾，或者說起某個親戚家爲小事而爭鬧的趣聞，去做他午飯前耽延時光的消遣材料。喁喁的話聲在那被日光照着的清靜的房中分開來，又合攏了，令人羨慕承平時代的幸福的規則的生活。『今天的午飯添菜是什麼？』『肥板鴨和燉牛肉。』不知誰這樣回答了；他們又繼續着緩緩地談下去。他有睡午覺的習慣，飯後，他便要睡兩個小時的午覺了，因爲飯後人們總是有點兒感到困倦的……

或者因爲他靠在這窗下的全身將有傾頽的樣子，我們就說：他便要在夢裏睡午覺了嗎？這種忖度也錯誤了。但是他臉上的那雙眼睛看去確實正在做夢。他和我們一樣，總得有一個教他不得不回憶而與現在迥然不同的過去境界在那兒招惹他。不知一件什麼不幸的大變動將他豎立在這窗下，問他，他不作聲；推他，他便會隨着你的手掌倒下地去；這也是我們的一種想象；其實，我們並不會向他這樣地做作，看他的樣子，他不能再移開到旁處去了。

太陽已經變了位置。根據那緊帖在牆上的腦袋，身軀和四肢的影子，這時刻大約是十二點鐘。街上的人們仍舊來來往往；那些由學校回家去吃午飯的小學生們很快樂活潑地走他們的路；他們中間有好奇的便都停住脚步向這窗下牆邊的東西看望，但是隨即互相牽扯着跳躍着呼喊着去了，那些爬伏在窗台邊牆上的小麻蠅已經由八隻加到了二十多隻，有些竟在這個人的頭髮，鼻子，眼角，和前額上面吵鬧；久晴的冬日很慈愛，因

此增加了他們的生活力。

他似乎不能再支持了，掙扎着側過頭去，向右邊一看，一方五尺來長，三尺來寬，用泥土圍築成功的垃圾圈子，內裏高低凸凹鋪着一大堆帶有潮濕臭氣的垃圾。他勉強拖動他的兩條腿，向那垃圾圈子移了過去。他到了那東西的腿前，慢慢扶着牆壁，澀下身軀，兩手摸得了那土圍的邊。他的乾癯的小臉上忽然很可憐地現出彷彿是快樂的顏色，這要我們十分地留意才能發覺得出的。他彷彿想要用眼睛去測量這垃圾圈子的寬長大小，但是他的模糊的意志竟不管他的眼睛已經實行了他的命令，便教他伏下胸膛壓在那土圍的上面，一陣土灰隨着撒了下來。於是他身軀的前部帶着那向前作勢撲去的兩條臂膊，便恰恰倒陷在那些煤灰，布條，釘子，碎玻璃，菜皮，骨殖，和旁的渣滓的裏面去了，兩條從單袴裏伸出的赤腳留在土圍的外面。

一會兒許多好管閑事而勞動為生的朋友們，圍住一個警察在那窗子的牆下詢問。

論辯，譏笑，和提出意見。那青年的警察失了主意，儘又着手歪着腦袋地瞧看那垃圾堆內的東西。一個膽大而強壯的漢子走過去，握住那伸在土圈外的兩隻赤腳，用力一扭，將這個人的身軀翻了轉來。那死灰色臉上的一雙無光的眼睛還是瞪着的；彷彿想告訴他們：他是從何處來的，他是一個什麼人，和他的名姓叫做什麼，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聽出他的說話。我們只見幾個小麻蠅在這一羣人的頭上充滿着陽光的空中穿梭般飛來飛去。

去身下彎地低低

低低地彎下身去

這一天這個家庭裏佈滿了神祕的空氣。上自那不好言笑的老太太，那舉步從容的姑小姐，那神經緊張的太太，下至那喜歡插手在腿旁衣襟內而站在一邊附和着主子們言笑的女僕，和那左臂有病而猶舉動輕捷的矮小精壯的車夫，都在今天這個時候各自在心裏等待着什麼；這從他們的故意的矜持和裝出來的笑容裏可以知道。

樓房中間的客廳裏，一切陳設都比昨日整齊；舊漆的地板已經洗抹過了。上方挨壁放着的一張小圓桌上供養着一盆黃金色的草花；桌子的左右兩旁，各安置了一張有半圓形圍臂的大籐靠椅；左邊那張椅上披墊了一副淡黃色的絨氈；客廳正中地板上平鋪

低低地彎下身去

着一張長方形的深紅色的線織地氈。這地方的四壁是白色的；從那朝南兩扇大的玻璃門窗外，射進來了冬日的暖陽，映見這廳內那些佈置配合得很美觀的栗色髹漆的家具上，反射出各種明暗不同的靜謐的光輝。這是一間現代中等家庭的客廳，這廳內常見這家庭中的人們走動。

在午前十點半鐘光景，來了兩位客；他們是陳先生和陳夫人。他們來的時候，照平日赴友人家的約會一般，溫和地向老太太和其他的人們微微一彎腰。在十點鐘光景，又來了兩位客，這是沈律師和他的夫人。他們進客廳時都帶着一種異樣的笑容向老太太行禮。此時，這主客們都在這客廳右旁正房內談話；可是他們口頭的語言，竟有點不能像平日一般流暢熱鬧，自然就是這少數的賓客與賓客之間，似乎也被一種隔膜的雲霧瀰漫着。他們是來到這家祝賀一件立刻就要發生的喜慶事的，但是在他們互相看覷的目光裏，常漏出他們也正等待着什麼似的一種踟躇不安的情態。

這是一種時代病。因為這家的主人翁是向來向着時代討生存的；這家的姑小姐，這家的太太，這家的老太太，這家的四位賓客，乃至這家的兩個僕人都知道：人們要跟着時代走，不然，便不能生活。

從生活想到時代，那女僕也會嘆息過自己的落伍；然而那車夫的意見則是落伍的人也還是要生活的。這不待多講了。

這家的主客們散坐在客廳兩旁的正房裏，喝茶，吸煙，吃點心，磕瓜子，說話，笑。這兩位夫人，各帶來了一個嬰孩；她們厭倦了，便從那跟來的乳姆手中接過自己的兒子來，逗着取樂。主人家的老太太笑嘻嘻地望着兩個嬰孩，心裏十足地高興：

『寶寶，笑呢！呵呵，吃奶子，莫哭啦！』

這時那位神經緊張，戴着玳瑁眼鏡的太太的臉上很覺難爲情，原因是她自己不會能生育一個小孩，但是她用笑容遮蔽了那一般青年婦女們所認爲最傷心的苦痛，而依

然在這兒的幾間房裏來往奔走，預備一切事情。

主人回來了。他是今天早晨七點半鐘出去的。他的新經修剪的頭髮上散出香膏的氣味。這是一位三十二三歲的漂亮男子。賓客們齊站起來用笑臉歡迎他。姑小姐笑，老太太笑，家裏的女僕笑，來賓的乳姆笑，而他的夫人，即是那位戴玳瑁眼鏡的太太也笑，而於是他自己也忸怩地笑，但是這些各人臉上的笑都是沒有聲音的。

那主人走過來，用力握住陳先生和沈律師的一邊肩膀，搖了幾下，看着他們說：

『好好，你們都早來了，而且我竟意外地歡喜，你們都帶了一個小寶寶來！』

這個家庭裏的人們時時計算着時刻。從十點鐘鳴過以後，十分，二十分地他們數着已經到了十一點鐘，還沒有消息。直到那右房內壁上的掛鐘，鏗地一聲說明了：這是午後的一點鐘；各人臉上都現出等候得厭煩的樣子來了。

『快來了吧？』

「也應該是來的時刻了。」

他們都聽得有人從樓下急走了上來。這是那車夫。他剛待從他的好事的快樂的心裏，要高聲喊出：「徐先生」却似乎想起了昨晚這主子乃至這全家的主子們曾經向他叮嚀過的一句話來：「不要聲揚」便屏息靜氣，站在這客廳的門邊，用他的狐疑的眼睛先望一望那從房門口踱出來的徐先生和他肩後的兩個來客的一肥一瘦的面孔，而後向那堆擠在右邊正房門口的——那手裏擎着毛冷編物的姑小姐，那注意着要等他說話的兩位女客，和那站在最後而張開嘴唇的太太，悄悄地報道：

「來了。」

沈夫人是一個胖子。她聽到這句話，不知爲什麼原由，立刻從她的肥而白的臉上泛出赤色來，獨自先退後，轉身向火鎧跟前走去，口裏大笑不已。陳夫人便將胸前衣襟的角扯直了，走到房裏的窗前，向樓下的院中窺看。

低低地彎下身去

姑小姐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去幫助那在此刻顯然地感到呼吸不調勻的玳瑁眼鏡的主人，指揮女僕去阻擋那些或許會跟上樓來的隣家的小孩子和女人們；她自己却緩步走到客廳中央，用兩個指頭將那地板上的深紅色的地氈拖到上首左方的那籐靠椅面前，斜斜地放下，便躲進房去。

此時這客廳裏闐然無聲，只有一長條黃色的日光斜照在右方的白壁上。

什麼？一個身材高高的姑娘出現在客廳門外，伊的周圍滿包着神秘的空氣，這空氣曾經震動着這個家庭到這天有了半個月的光景。

伊穿一件紫色的上衣，一幅黑色的裙；低垂的髮髻上插戴着三朵紅色的絨花。伊被一個四十歲光景而打扮得頗清潔的媽媽在伊肩膀攙扶着，緩緩地走進了這客廳。伊的兩手捧着一束紅白相雜的鮮嫩的茶花，這是很小很小的一束花；不知是誰人教給伊的，伊必定要捧着這一小束的花在伊胸前，當伊初次拜見徐先生的時候。

初次見面，伊想，應當是三鞠躬。但是徐先生只微微一彎腰，於是伊在那恭敬的第二個鞠躬的中途，便不得不回復伊的垂頭而立的姿勢。

老太太被那笑嘻嘻的徐先生和那面目嚴肅的姑小姐扶了出來，在那舖有絨圍的籐椅上坐下。

「這是老太太，行大禮。」那攙扶着伊的嬖嬖牽住伊走向前五步，伊跪下去時，手裏的那束花沒處放，便也只得捧着那束花向老太太叩了三個頭。伊要站起來的時候，低着頭，用伊的左手扶住那嬖嬖，右手還握着那束花。那些花朵顫巍巍地飄落兩三碎片下來，彷彿歎息着而從她們的細巧的眼角裏擠出了一滴淚。

這客廳的兩旁房門口擁簇着剛才的那一羣人，人人的眼睛彷彿要探求什麼似地齊落在伊的頭上，臉上，頸項上，衣服上，裙子上，和一雙粉紅色的鞋子上。伊站在中央，彷彿一隻被人捉來放在陽光下的小鼠兒，膽怯地將伊眼珠從伊的眼皮的這一角偷偷地移

到那一角，去張望伊此刻自身所在的地方。

家庭的相見禮過去了。徐先生牽過這姑娘離開那嫵嫵，教伊站在姑小姐，太太，和他自己的這一邊，接受那四位來賓的祝賀。伊被位置的次序是最末一個；伊站在那兒，心裏害怕到微微顫抖；伊仍然用那種可笑的眼光偷瞧人們的臉。於是這客廳內充滿了咳嗽的笑聲。

伊不明白，這是怎樣一回事。伊只覺到畏意，本能的畏意；但是伊又覺得這和伊站立在一排的那個男子一定是伊的丈夫。早六七天，伊家裏的人這般那般地告訴伊以後，每夜伊便在牀上的黑暗空中畫出了一個男子的形相，只是這世界中的一個男子的形相；面目，衣服，和聲音都是模糊的。伊又畫出了伊的未來的生活是在一個光和花所圍成的屋裏。今日伊親眼看見那個男子了，又看見伊的生活了；伊的十七歲所能教伊知道的，就是伊在此刻彷彿確實感到了一種快樂的空虛，飄蕩在伊的胃腸裏。

八天過去了，神祕和警惕依然盤據在這個家庭的四隅。

有一次，他們一家人正在客廳裏用晚飯，忽然聽得樓下有誰敲門的響聲。那門似乎給那車夫開了。

「徐先生在家麼？」

「……………」

那問話的聲音很熟識的。姑小姐放下筷子細聽，「這是張先生，第一師範學校的國文講師；他自己上來了！」她望住客廳的門。徐先生和他的太太都放下筷子。

笨重的步聲走上扶梯了，漸漸來到樓門邊了，又漸漸來到室外的甬道中了；老太太聽住伊——卽是那姑娘——努一努嘴；伊立刻站起，偏着耳朵，遲疑一會，便一溜煙跑進右邊正房去，從那半掩的房門後露出一隻眼睛來偷瞧這新來的客。

張先生是一個胖子；他走路時，那兩隻胳膊和肩背上的肉似乎齊堆下在他的臀部

低低地彎下身去

上，襯着寬鬆的袍服，一聳一聳地前進；因此他的步行的鬆懈便自然有多餘的時間給他們預備警戒。然而張先生是特來道賀的。

主人和來客見面了。兩方的寒暄裏齊帶着咳咳的笑聲。

紫色的上衣和黑色的裙又出現在張先生的眼前低低地彎下身去。

「體氣很好，體氣很好……頗有宜男相。」那微俯一下而揚起，同時閃動着一副金絲眼鏡的寬肥面孔，似乎望着那肩頭細削而下部圓大的衣裙的背影確切地加以贊賞，而後坐了下去。

.....

將這個獻給我妻房

將這個獻給我的妻房

你所時時抱着的那恐怖，和那一想便會教你全身戰慄的那惶惑，在你的肩頭上我知道曾經開始攻進了你的不能防禦的心，有許多許多的晝夜了。今晨你要求我『早點兒回來』時，你的眼睛裏彷彿要說而又不願多說的言語，教我知道了你的朦朧的回憶裏又理出了昔日的痛苦，壓住了目前的心。

當我出門步行向那每天照例必得走一趟的地方去時，那頭上蔚藍到教人喜悅的天空，和那從牆頭落下來的拂面的暖風，不知不覺地誘惑了我了。他們教我想到了野外的柳枝，綠的池塘，新生的草，和朋友們的歡顏，乃至教我在迷惘中嘗到了一滴醉人的酒和

一片甘芳的餌。但我也在這懸想的快樂裏，想到了你在晨間微笑着向我說的『但願今日是一個清和的晴天』的話。你須知道我平時在這樣醉人的天底下走着，便早忘掉你了！今日我努力想要和平時一般地忘掉你，但是我脊梁上馱着的一種壓人的東西竟使我瞧見了那些每天早晨在街上必得遇見而且連眉目都認得清楚的行步飄逸而態度驕矜的年青姑娘們時，不敢用眼睛窺瞧；即如我已經坐在辦公室內，的寫字擡邊了，人們的言笑和臉色似乎都和我陡然隔了一層障紗了，而且那從筆尖落下在白紙上縱橫的黑痕也彷彿在那兒和我相撐拒。這樣說來，我竟是正在思念着你了，而且思念着你今天的話了？不是的，我只是在許多圖畫片中檢出了三年前的一張舊影呵！

三年前，大約是三年前的初秋的一日下午，我從城裏到了你母親的家中。初見人影便大聲嗥吠及至定睛看清楚了是熟人而後搖尾跳躍的兩只灰黃色的狗，將我擁着進了那屋子的廳堂。那西落的斜日獨自留下半截耀眼的白光在東廂房的窗口之上和瓦

簷之下，堂屋的空洞和桌椅的靜默流出了左邊正房內的彷彿有許多女人悄悄的談話和間歇發作的低微的苦楚的呻吟。這會使我疑惑。一個老年婦人出房來了，見着我便搖手，她是我的繼母，我沒有認錯。她的意思，在那佈滿着神秘的慌張的臉色上，是通知我不要走進那房裏去。我立時明白了這老年人對於我的尊敬。我正躊躇着，便聽見你的無力而顫抖的聲音喚着我的名字了。

我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回事。我拂了老人的意思和命令，斗膽地撞進了那房門。那時，在那僅由一個低的紙糊窗牖放進光去的昏暗的地板中央離臥床不遠的地方坐在一隻矮椅上的你，上身穿着一件白地藍條紋的洋紗單衣，下面裸露出兩條單瘦的大腿；氣弱的眸子從你那白到無血色的臉上慢慢地朝着我望了過來。我彷彿也看見了成家坪的廖六娘和隔壁佃戶家的劉大嫂；我彷彿也看見了你的母親擺着預備做第五次外祖母的毫無表情的面孔，陪着她倆和旁的另外一二個女人們慷慨地談論些和此時的問

題大約沒有關係的事；我彷彿也看見了那壁上的畫幅，靠壁的條桌，桌上零亂擺着的座鐘，花瓶，瓦壺，白瓷茶盃，大碗，破書，和包藥的舊紙的紅色藍色，床簷，和床前的舊藤睡椅等等，連同其餘的數記不清的靜默着的物件，在我眼前齊變了他們平日的和平的模樣。這些大約是我第一步跨進房門時眼睛一瞥之所獲得的了。

「你回來了。」這是一種感覺到內心慰安然而沒氣力的呼喚。

我默默地看了你一眼，因為覺得有許多目光都在忸怩地示意我退出去；我便在這房門的外邊沿壁的一張大靠手烏木椅子上面安置了我的身體，同時也便從容地想到「你真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呵！」

我想着第一個兒子的出生是你處女的美開始告訴完結的時候，——膨大的乳房，鬆懈的脚步，和前額上許多隱隱的皺紋，都在那時警告你生命的坂路已經到了最高的頂點，從此便是向那下坡的路上了。你雖是二十一歲的少婦，你的格言只有柔順，服從，和

忍受，或者當那壓服已久的自然的反抗的意志偶然不經意地流露時，也只有默默的倒臥在床上，或者更強烈一點便獨坐在房隅裏紅着鼻子啜泣。這些由你的伯母叔母和母親的模範及父親和叔父等的訓練而使你奉命惟謹的那些格言遂使你在上海跟着我度那典質爲生的日子裏，在你終日板滯地被拘囚着刻刻思念家鄉的日子裏，在腹內胚生了第二個新生命的種子，那便是你的安兒了。

你的生活的路線上最應該不使你忘記的一段，我想，是朗兒出生的歷史：在民國八年嚴冬未死春風未醒的時候，我因生活的逼迫，爲着二十元一月的收入，遠離你住在武陵的德山工校。自結婚後從不曾分離過的我們，在那些現在已無蹤影的信扎上，曾經開始感到入骨的寂寞，也便是感到那不待用人工織成而自己會領略的戀的滋味了。在每個晴天的下午，那山頂的古寺，山下的朗江，隱在煙霧中的武陵城市，和那從山上遠望去彷彿只是一點點白色在綠波上慢慢移動的船帆，現在想起來，還使我感謝那逆轉的運

命怎樣地將我們從數百里之外吸引在一處過那種一生中僅能有一次的幸福的生活。

你須知道：我們雖然有了四個小孩，而真正的生命延續却只有那從德山歸後你所產生的這朗兒了！可是如蠶兒般你的生命似乎已經到了那從繭子裏蛻變成蛾，已經開始執行你的天職到數秒鐘之久，而亦可說是已經開始你的生命的毀滅到了九個寒暑的來復了。我曾經親眼看見你的眼睛變大了；密生的長髮成稀疎了；肩頭支着衣服現出兩點稜骨的突起了；袒開胸服時，兩片軟而皺的乳房的皮貼着肋骨而垂下了；行路時彷彿在你的頸項上給套上了挽車的粗繩，只是揆延着提脚步了。這便是你做了四個小孩的母親的代價，而也是你做了我十年妻房的代價。你現在已經是三十歲的中年婦人了。

我坐在那房門外的烏木靠椅上，時時聽見房內的聲喚，時時瞧見許多女人們（繼母和你的母親大約也在內）從這房門口出出進進，每次她們手裏總得捧着一盃漿水或旁的衣布之類。有時我的麻木了的肢體教我站了起來，隨着房內一陣緊一陣的恫呻，

開始在這廳堂中的泥地上打磨旋。這樣地天色便昏黑了，彷彿是那七歲的安兒從廳堂門外探進了半截身軀，低低地但是惶惶地說：『爸爸，晚飯。』

『晚飯？現在不吃。』我用眼睛回答了她。

我的脚步躡到了房門口，決意窺開門帘一瞧，便在那放置在條桌上支着白瓷罩子的石油燈射出來的暗紅色的光裏，看見你的眼睛閉上了在那顏面筋肉已不起什麼作用的灰白色臉上。房裏坐着或站着在你周圍的人們，在靜寂的難挨的時間經過裏，間歇地發出問訊，安慰，或商酌的低聲的語言。她們的心跳躍着，呼吸緊逼着，似乎正在等候那一秒迫近一秒的未來的變動；危險呢？安全呢？生呢？死呢？我却什麼也不會想到，因為我什麼也不會等候着，我眼前現出的只是一片空茫。

我又退出，這回在廳前階上徘徊着。那已經高出東南屋角樹杪的下絃的月，從那些在她下面慢慢流動的銀灰色的雲片隙縫中射下一線水也似的光，在那白色牆上和

那低的方格窗牖上。我停步細聽，處處都是靜寂；除了那辨認不真方向的遠遠的犬吠，却只有微風搖着大約是屋後四株大楓樹的葉兒和那附生在下面的叢竹的戚戚了。此時我聽見房內的小巧玲瓏的座鐘丁丁地響了八下，九下，後來竟然是十下了。那在房內的沉默了許久的空氣忽然被一陣水漿淋漓在地板上的聲音，和人們的手腳拖動木凳木盆而一面嘈嘈切切搶着說話的聲音驚破了；我跟着計算這是起了產氣以後的第十九個小時。『也應該是最後的時刻罷？』的希望依然還是渺茫。然而激烈的陣痛開始了；我不由的跑進了房去，彷彿有幽靈在後面襲着我。

那時刻，你是如有鳥武郎在他的與幼小者的文中說的，『宛然用肉眼看着噩夢一般，產婦圓睜了眼，並無目的地看定了一處地方……』你那彷彿墜落在漆黑深洞中的半塗裏掙扎着，想抓住一根細而長的絲便以為生命得救了似地哀喚着母親的那聲浪，將我一無所知地引到了你的身旁。你便將左臂從那原來緊靠着你的那女人肩上，疾速

地鈎住了我的頸項，抵死環抱着；在累積地增加努力的俄頃間，你母親的大聲顫抖的叱咤猛烈地激動了諸人的奮勵。忽然一陣鬆懈，你的疲乏到不堪的腦袋便在『哎喲……』的一聲裏倒在我這戰慄着的肩頭上了！這便是第五個女孩的出生呵！

不幸這三年後的今日，又使你真切感到了那痛苦的記憶。造物將你玩弄如同他玩弄世間一切女性的生物一樣；卽是一顆栗子的產生也要將他的母體破裂而復能見着太陽的光；因爲母親的一生總是這樣的呵！我現在坐着在這又是一彎殘月在天的夜半的一室，做夢一般地又聽到那教我神經麻痺的痛楚的呻吟。我實在不能忍了。我將眼耳蔽塞麼？我還有那想逃走而復戀戀於此的不自由的靈魂！我有罪了。倘若這個新的生命能與牠的母親同在，牠的名字便給叫作『怨兒』罷。這便是我奉獻給你的微塵般渺小的報酬了！

於怨兒出生之前二夜，卽一九二五，四，一七夜中

在澹齋裏

在澹靄裏

預定昨日退院而延到今天午前九時半才將這事實行了的秦先生已經躺在自己家中的牀上。窗外的天「老是被灰色的」溼雲佈滿得密密的，頭夜的西北風轉了方向，氣候忽然變熱了，從慢慢移動的雲裏射出刺眼的白光，這使病人感到煩躁。醫生給他的命令是要靜臥；因為這病人是國文教員，上課的事必須限制到一星期後才行；即是在那時而改批學生文卷的事是絕對的在禁止之列的。這些話在三日以前，當病人向醫生探詢病狀有沒有起色和出院後的攝生方法的時候，已經說明了的。病人此刻躺在牀上；那雙向前方凝視着的眼睛的前方，猶自現出那醫生的叮嚀的親切和那敘說的明白「肋膜

炎是無妨的，只要病人自己能遵守醫生的吩咐。」

他將一牀在春天用的白洋紗面子上灑有藍色小花點的薄棉被，蓋齊胸口；從短棉襖的袖口裏伸出來的兩隻手拿着一張北京最近出版的週刊，豎在被面上。這是講文學的東西，也帶有諷刺時事的雜文。他讀到前月北京屠殺事件的記載中說女學生給兵打死了，而且被剝去衣服成了裸體屍，很感興趣地讀下去。不知他讀完了沒有，隨手將那小的一頁紙上堆着的許多憤恨，都摔到牀灣角裏去了。於是他的臉上現出一種無聊的疲困來，然而他寂寞地微微笑了。此刻在他的房中沒有一個旁人，沒有一隻貓，乃至沒有一隻蒼蠅。牀側書桌上零亂地被紙煙盒子，熱水瓶，茶壺，茶杯，醫院裏帶來的藥瓶，一個墨池，三兩隻毛筆，散亂的蓮子糖，七八片吃剩了散亂的橙子皮，和書籍雜誌等等擺佈得幾無隙地。他扭轉腦袋望着這些東西幾乎是同窗外的溼雲和氣溫的悶鬱一樣的可厭。他繃一繃眉頭，要努力揪住他的平日的思想：「狂亂是可愛的事，是呵，殺人也就是可愛的

事。」他忽然覺到胸肋又微微作陣痛，他咳出一口痰，含在口裏，他預備呼喚他的妻子。從他鼻孔裏叫喚出的第一聲很微弱，不會得到回答，而他的近來變成淡墨色的一雙眸子，恰恰正在向四處搜尋什麼似的遊移中，偶然碰到他脚下那頭的一根牀柱上去，從那牀柱旁邊便如霧裏一般漸漸露出一個人來。

這是一個將剪齊了的黑髮紛披額際而用那極膽怯的但是在人間最難瞧見的極懇摯的眼光望着他的年輕的姑娘。伊剛從房門外走了進來，手裏擎着一個小的玻璃藥瓶，站在他的牀前。

「這是九天以前的事，伊給我去取藥。」時間的迅速所給他的刺戟，在他的警覺的腦中忽然釘了一下而立刻又回到原狀。

那位姑娘低聲說話，伊的平日天真活潑但是時時流露出陰鬱和憂愁的面容，此刻忽然在兩頰上染了赤色，病人躺在牀上睜開隻眼睛望着伊，一句一句很清楚地從伊口

裏說出來而遞到他的注意傾聽着的耳內的是：

『這瓶藥水是二日的分量；攪合着些什麼在裏面，我可不知道。醫生很客氣，他問先生的病狀怎樣了；住院也或許是不能倖免的事；一個人患了病總得要醫治；他在我臨去時，附着我的耳旁悄悄地說：這病症不輕，病人要靜養，不要讀書，不要談話，不要吃不消化的食物，不要……』伊躊躇一會，『倘若肋膜裏脹滿了水分，那就不能醫治，那就……』

『那就怎麼樣？』病人掀開蓋被，着一條單褲，赤着雙腳，從牀上翻身跳下站在地上，彷彿他的墊褥中有一根彈簧將他彈了出來。他興奮地枯聲大笑着：『這倒是一個好機會。』接着，他便拖起一雙舊的鞋子從牀前大步走到門邊，又從那門邊走到牀前。此時滿意的笑容現出在這姑娘的發光的臉上；伊在心裏無罪過地感到；伊的先生彷彿在一條無窮盡的蒼涼的路上走到了一處可以永久駐足的地方了。奇了，伊不過這般掣電似地一想，忽然覺得眼角裏有滾熱的淚珠要流出來。

這房門口有一個穿藍色條紋衣裳的女人影子閃了進來，短小的身材，有歇斯迭里病態似的青白色的瘦臉，這是他的妻子。伊捧着一疊洗晒過的衣物，到對面窗下的方凳上坐下。伊望了這姑娘一眼，淡淡地問道：

「徵，藥取來了？」

「取來了。」

「要住院麼？」

「醫生只說，病了是要診治的。不然，現在雖不感十分的疼痛，將來一定有痛到坐臥都不能忍耐的時候。」

伊只是漠然地聽，一面坐在那兒摺衣服，襪子，和手巾，一面泰然而且冷靜地低頭答道：

「是啦！同樣也是害病，外診和住院，沒有分別。」

他在房裏繞了幾個圈子，似乎喝了一盃火酒般高興着，從桌上摸到一根紙煙，刮燃火柴，就火上吸着，將燒殘的火柴拋在地上。煙子從他的鼻端散出去，現出一副高高的額頭，朗朗的鬚脚和眉尖，端正的鼻梁和嘴唇，但是被近日的胸部疼痛將牠們蒙上了一層暗暗的灰色，雖卽是現在的那似乎能超脫一切而萬慮俱寂的嚴肅的感觸，將他的全身的血液都凝結在這興奮到微紅的顏貌上，也倒底是一個病人的面目了。

徽已經坐在桌前，屈着一隻胳膊，連同伊的腦袋，歪斜地放在桌沿上，披散的短而柔的黑髮遮住伊的半個臉頰；這臉頰上的赤色已褪去了，爛爛地轉動着的一雙眸子，只背着那窗下摺衣的人而向他望着。

「是這樣嗎？醫生說的，現在雖不感十分的疼痛，將來一定有痛到坐臥都不能忍耐的時候？」他重復坐在在牀沿邊，將手裏的煙灰彈落，彷彿研究着一個重要問題似地向伊發問。

伊只輪動着眼睛而不做聲。他的妻子將衣物摺疊完了，送到那豎立在門旁壁邊的栗色櫥木衣櫥內去，嘴裏歌唱着似地獨自說：『將來一定有痛到坐臥都不能忍耐的時候……你的灰色絲襪現在要不要換洗呢？』

他正熱情地等候着徽的回答。他不曾聽得他妻子的問話。他的頭腦中盤旋着一種希望，『這醫生的話是一種騙人的恐嚇吧？』他想：『只是水漿漲滿胸肋，了無痛楚地就這樣完結，確是幸福，確是幸福。』然而轉過頭來，却瞧見他的母親的一雙衰弱無力的眼睛不知在什麼時候早已在那兒瞅着他：

『怎樣說的醫生？』疑雲瀰漫了這老太太的心。

『醫生說我的病快要好了。這是不要緊的症候。』他筆挺地站了起來，打一個哈哈去安慰這老年人。徽也亭亭地站了起來，眼皮是低着的。他的妻子却因事出房去了，老年人眼眶中有點東西一亮，忽然撇轉臉去……

他的舌子一顫動，那包含在口裏的痰液，便使他回覺到自己還是倚靠在被褥內的。他伸出半截身軀在牀沿外，吐了那口痰，重復靠下去。煩躁使他眩昏，他只得將眼皮閉上。那回憶又繼續着：

那天晚間，來了一位同事，是一個帶着近光眼鏡而唇上有短鬚的中年人，聽說他病了而來慰問的：

「怎樣？貴體舒適了一點兒麼？」

「老是這個模樣，到了下午便感到胸口微熱，大約是受了寒罷。」

「天時不正，感冒是常有的事，曾請醫生診瞧過麼？」

「診瞧是診瞧了的，醫生說斷不定，待到星期六再去給檢查。」

「那比感冒似乎又厲害一點兒的症候了。」

「或許是如此的罷。」主人頗有厭倦的意思了，談話還是有趣味似地繼續下去，直

到他打了一個呵欠，而嗓音又帶了一點兒沉濁了，那中年人攔住他要起身送客的姿勢，說：『病中，不必客氣。』於是去了。

他此刻剩下自己靠臥在牀上，獨自吃吃地笑，從雜亂的思想中尋到了晝間徽所報告的話，於是偏着他的腦袋，苦笑似地點了一點頭。他的母親進房來了，他的妻子也進房來了；燈光下，她們的影子都是淒然的。然而徽呢？伊到何處去了？爲什麼在這燈光下不能聽見伊的披覆在額際耳際的黑髮呢？單單是這樣一個極容易答覆的問題便教他的身軀灰冷了半截。他裝做要打呵欠，但又將那張開的嘴唇使勁兒遮住那露出的牙齒，因爲他的兩頰快要聽話地顫抖起來；結果，他歎了一口氣，想從心中吟出那平日曾在什麼恰意的地方所讀過的波斯詩人峨麥的詩句來……詩句到了喉邊又被不知是什麼的哀痛的情緒，硬堵塞住了。他忽然聽到母親的聲音：

『健！你到底怎麼樣好些麼？』

好愚蠢的老年人呵！你的丈夫不會死了許多年嗎？你沒有力量會將他拖住，一個兒子的消滅，決不會是兩樣的。他想到這兒，照例地扮起笑臉去哄騙這老年人，同時却回憶到他父親的死：

一個又長又瘦的六十三歲的老年人睡在臨終的牀上；喉管內的痰，上下地抽動着，發出那教人聽了不愉快的響聲；臉上的筋肉還能微微活動，彷彿要向那站立在牀前的妻子和兒女說最後的一句話；聰敏的兒子知道他父親的意思了，便趕忙抓過一枝筆送到那擱在被上的一隻快要完全僵硬的手裏，一張白紙鋪在這老年人的胸前；紙上劃出了一些粗而黑的歪斜的直線，隨後，那枝筆便跌落下來了；枯皺的眼角邊擠出一滴淚，沿耳旁流下。

這老年人決未曾在他的肉體某部分上有痛到坐臥都不能忍耐的徵候，不知他的陰森有鬼氣的面目間表現着的是什麼？這有點使這正煩躁着的病人不敢再往下去搜

索；他的眼睛睜開了。這回他果真瞧見脚下那頭的牀柱邊悄悄地走出一個人來，這便是那徽姑娘。他望住伊，不禁微笑。

此刻，那街上人力車夫們的嗚吶聲音，那偶然經過的一個盲人敲着銅鑼要去算定人間的運命的聲音，和那些叫賣零食的小販們的歌唱聲音，隨着那帶有溫熱溼氣的南風吹進窗來，都似乎含有一種強有力的蘇醒的生命，雖然窗外的灰色雲層依舊是沉沉的佈滿在天空。

這恰是午後二時光景，他的妻子搬進飯食來，放在一張小方凳上。將近十天的醫院中的生活，曾經使他感到各種的拘束和不自由，例如，一日中平均只許他會兩次客，吃三餐稀粥和兩個生雞蛋；廊下散步的運動是要禁止的，睡在牀上讀小說是要禁止的，乃至和家人談話，在醫生的理想中，也是要禁止的，這回好了，而且重新看見自己常用的飯碗和筷子，常吃的鹽醬和臘豬舌。坐在這平日常坐的矮椅上，瞧着這平日常在身旁陪食的

妻子和徽，他的食慾竟比較在醫院裏增加了一倍。

吃完了午飯，喝了一盃茶，他又望着書架上的一排兩個裝盛點心的圓形洋鐵筒子和一個裝有雪白的薄荷糖片的小玻璃瓶：「給我一片糖。」他將剛才在那刊物上所讀過的殘殺事件的記載，回想了出來，同時向那姑娘說道：

「那個女士的死，真教我動心；伊當場看見朋友倒下地去，被兵士用槍刺錐殺，便跑去拖她；這樣，她自己便給鐵彈貫穿了胸脯。」

他要表示：人間原不是沒有意義的。這在他剛才吃午飯的態度看來，竟是一個證據。他的妻子一面喊了女僕進來，幫着收拾食具和殘肴，一面絮絮地同他的丈夫和丈夫的這位學生，談些瑣屑的事情。不知是什麼緣由，徽姑娘却用伊的鞋底尖使勁兒去踢那個在脚旁尋找骨殖吃的花貓的尾巴，幾次弄得那可憐的小動物發出尖銳的鳴聲。於是病人秦先生笑，而伊却要哭了。

絶 決

決絕

「這樣的一張紙突然到了你的眼前，你必定以為這是一篇什麼冗長而難卒讀的文字了，但是你的好奇心竟要教你不能不讀下去。我知道，你在快樂的時候，很願意用你的眼睛在一本富有纏綿的愛情的小說上，或一本能彀吐出極細緻的情緒的詩歌上瀏覽；但是這鋪在你眼前的，既不是小說，又不是詩歌，然而也不是什麼討論道理的文章；你現在讀着的，不過是一封信罷了。」

「說起書信這件東西，我也覺得頗慚愧，因為我沒有力量能彀將我的喜樂，我的哭泣，我的沉默，我的焦躁，和我的在生活經驗中所嘗到許多難以用形容詞表現出來的靈

魂之所領受，貫輸在這個裏面。大約是四年以前吧？你所曾給我的那些你稱爲『犯罪的證據』的然而當時在我則一讀着便會引起親密的心悸的長短的書信，遵你的命，現在實行從我的心的欲求裏消滅去；而且牠們早已化做了火焰的餘燼，冷了，還給澆上些水，傾在溝裏；現在即使有善於搜尋或調查犯人平生歷史的酷吏，也不能尋找到絲毫的痕跡。這一節，你是大可放心的；而在你一方面，更不必有這樣的顧慮周到。

『我告訴你，我們都有點干犯時代錯誤的毛病。原來好好的一個度着愉快生活的人，自己却爲了一種好奇的試驗，也不會顧到對於這問題的本身有怎樣的大膽的對付，便輕輕地在自己的臉上扮出了許多那嘲笑旁人的愚笨，懦弱，無思想，無意志的驕傲面貌，而實行嘲笑起自己來。這樣的話，你或以爲太抽象麼？你便不讀，便把這張紙放下在你正編着毛冷織物的椅上；或者因爲一時的輕怒，便將牠扯破，揉碎，而不加思索地便將牠扔在你身旁的火盆裏燒掉；這些，都是最可惜的舉動，而你一定是不會做的。』

「既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我們便應當勇往直前，將自己做一個試驗的犧牲；學學那些做了點小小壞事也還可以生活在人羣中的人物；不必費盡心血，同時要維持兩種絕對不相容的生活而教我們天天在猜忌，畏懼，諂媚，和那多少有點醉人的希望的苦痛裏宛轉地自己絞死自己；因為我們爲什麼要去開劈桎梏，却又怕鏃鏃錐出了腳掌心的血呢？這個，我可是不明白。」

「我們很願意握一握手，很願意接一接吻；有時候，我們還很願意有裸體相擁抱的快樂；這些事情，在我們各自的眼睛裏映出對面的人充滿着情慾的微紅面龐而互相了解似地笑了一笑的時候，就可以知道得不錯誤。你承認這句話麼？但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們常常掙扎着禁住那將要因爆發而會把眼前的世界炸爲碎粉似的赤熾如火的一個意思，而在極端的煩亂之中裝出一副尊嚴的面孔；寧肯借端起身來移換坐位，教我們得藉那椅上的絨墊所吸收進去的我們肉體的餘溫以鎮靜血液的沸騰；或者離得遠遠地

站在身旁，憑着空氣的波浪，在呼吸裏享受這霎時所感到的情慾的滋味；在這一剎那間，整個兒的愛情便在一種摸捉不到而又會教人容易沉醉在這裏面的迷離境界中飛翔起來；這樣的宇宙，我們也願意牠是一個永久不醒的迷惘；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倘若突然有一個脚步聲，一句輕輕的談話聲，乃至一瞥間從那窗口吹進來而由門縫邊擠了出去的風聲，都能教我們愕然四顧，而慚然自責：「我們正在這兒做着犯罪的行爲呵！」但是，這些舉動，是誰教給我們的呢？

「從以前到現在，我確實曾在這樣的領域裏，做了你的一個心悅誠服的奴隸，但是在最近，我竟然感到一種不可名說的羞恥！」

「我瞧見，仔細地瞧見許多旁的女人都很喜歡用這一種又客氣又親密的方法去結識朋友；而且她們常用這方法去維持她們的名譽、地位和幸福；而且確實能教發生不會錯誤的效力；她們心裏常常勇敢地匿笑，「男子們能離得開女人的嗎？」這些都是自

命時代中的上流的婦女們呀！我們替時代嵌上了「錯誤」這樣一個漂亮的名稱，而我們便像一羣白晝出現的老鼠儘量地利用着那在危險境界中自衛的本能，在這個名稱的下面跳竄。

「至如那些認定一個浪漫的理想的人的樂園而不惜顛覆生命向前投奔的人們，和那些默守定命的仁慈與殘酷而願用無抵抗惡去換得幸福的人們，都成了我們的，而我更願意說是你的，睡餘了。倘若我有代你辯護的義務，我也只能說，這些都是「時代」的睡餘了。這樣，那「時代」的解釋便墮入了一個矛盾。但是，請你不要發怒，這個解釋，應該依照你的意見而加以你自己的歎息；我的，則不妨將牠冷下去；因為我歷來是遵守你的智力的指揮的，即是在這最後的一次，我還得遵從你的意見。

「呵！你跟隨着好奇心的誘惑，一逕將要讀完我的這封信了，我在這桌旁，已經彷彿看見你的眼睛流下淚來，這是憤怒和瀕於失戀的眼淚。我已經在這兒遠遠地看見你翻

起眼珠正在冥想裏溫習那過去的許多時間中的一個時間；在那時間裏，我們曾經在一條四圍皆山的路上行走；曾經傾聽山後綠樹葉中的鷓鴣的叫喚；曾經偕着許多朋友沿路談笑；而獨我們，我們倆呵！曾經斷歇地吐出那種給旁人聽不到的微微的歎息；尤其是你，你那宛轉低吟出來的一隻沉鬱的外國歌曲，曾經教你願意一個人遠遠地離開我們，獨自向前去，漸漸剩下一個圓形的傘影在飄動的青裙的上頭，沿着萬綠叢中的一條白色小山路移動。那時，那時，我們雖然向着那東行十里以內的一個私人的別墅走去遊玩，我們曾經十分願意那條路有永遠不盡的蜿蜒；那時，我們相識，剛到了容易流眼淚的時期，這就是說，戀愛成熟的時期了。這事，看來是一般的情人們所必會做過，而又是千遍一律關於情人的愛好天然的記載；雖不必精緻地寫出那時間、地點、和更詳細而旖旎的事實，真個會有這樣一兩樁回憶的你，雖然也會和旁的男子歷過這種光景，但只當跟我在一堆時，便更濃摯地在心中感到戀愛幸福的你——一定會因此刻的刺戟而眩昏起

來。這是有詩味的傷心；倘若你因此而暗泣，而長歎，而至於夜不成寐，雖只在十二個小時以內，使用你的智力將這些東西搗碎散之風中，而泰然若素地恢復你原來的心情，我也應該替你傷心，為你徘徊，或者竟會忽然痛悔不該寫這樣一封信給你，而立時跑到你的面前去謙卑地向你告罪，說「這是我一時的狂妄呵！」可是你將會怎樣處置我的這封信呢？

「你初次讀完這信之後，臉色必定是青的，不是傷心的青，而是憤怒的青；即是這憤怒，也只有二三分鐘現露在你臉上。倘若此刻有一個人忽然撞進你的房內，他所見的，仍然是一幅彷彿毫不曾感到微風拂蕩的一湖秋水，如在最澄清的時候一般配合在牠最適宜的環境之中；這就是你的面貌了。於是你和這人談了幾分鐘而他依舊帶着平日所能從你得到的愉快出去以後，你便會將一隻手按着桌沿，詫異我的銳利的觀察，而你心裏的愛我，必將從你對於一切人們的情緒中，放出特異的光芒；可是你終不能做一回大

膽的舉動，乘着智力的一時失了駕馭，而令人猜疑：「伊被情人征服了。」

「我知道：你是要征服男子的，但是你利用男子的弱點，使他們和你相隔五步，或更近而至三步，你便豎起一面牆壁來。偶然你在這牆壁之外發見了一個勇猛的人，你便不得不傾心了；然而你想要抱他，吻他；你的智力却又警戒你：「這是不許可的！」正如你現在從憤怒中理出你的愛情來，但是你決不會裸露地將牠表現；如那些你所稱為愚笨，懦弱，無思想，無意志的人們一樣，不能有衝決一切的決心；所以你讀完我的這信之後，你還是你的環境中的一個最適合於生存的人。我的親愛的人！這是我最後僅能在紙上而且遠隔數百里之外向你所發的呼喚了。我剛才所說的那些話，原是我對於你平日態度的忤度，可是這次，你將要真地感到徹骨的傷心了。這對於「時代」的解釋各持一見的你和我，原本是好好地度着愉快生活的人；不幸爲了這種好奇的試驗，我們竟替這淡漠的一段光陰平空添上許多不同而很複雜的夢；我認爲這是一場不可名說的羞恥，或也是一

一種無頭緒可理的悲哀，請你不要發怒，也不要傷心，我的信就這樣地完了；完了，我的親愛的人！

決
絕

一八九

聊 無

無聊

一位充當了十二年小學教師的桑先生，在七月初間，離開了他的全家十一位男女大小所恃爲生活的根據的那個裝有許多學校和街市人家的熱鬧城市，正在那從東方出來的太陽光裏，向前走動。早晨的空氣是這樣清涼，日光又沒有平時那般的熱得駭人，這是快樂的一個早晨了。他看看走到了一家鄉村小店的西頭，那已經多少看得出疲乏來的顏面，豎立在那櫃臺外邊的桌子側旁，却還能帶着些充實的元氣；但是那雙平貼在地上的脚和那給塵埃染黃了的原來是淡灰色的襪子，又明白示出：他曾經一逕步行一兩個鐘頭了。

他的掛在肩頭上的一個白布包袱，此刻鬆鬆地給匍匐在這桌子的一個角上。這桌子上面給店主人搬出來賣弄他的本錢雄厚的，是一個盛糕餅零食的木匡玻璃盒子。這東西的正面映見對方田野中的斑斕的各種顏色；盒子裏很分明的紅色的鹽薑片，醬色的橄欖乾，黃色的酥苗餅，和那砌成方堆的呆板白色的桂花糕，從玻璃內面放出光彩來，常能吸引一般在這兒休息的人們向牠們注視。在那彷彿被油膩弄舊了的櫃臺上面，站着兩三根彎腰駝背的老煙筒，而那整齊排列在玻璃箱前的四大碗黑紅色的冷茶汁，望去似乎竟是那永遠不動的深黑的水潭。

桑先生坐下在這桌子旁邊，看見這兒已經有不少的人們。

「客人，請茶。」

從櫃臺裏微微斜探出一個女人的上半截身體，將兩手端出來的一碗熱茶放在他的面前。茶的熱氣時時奔騰到他的臉上。

他的意思覺得這茶是太熱了，便說：

「這茶太燙了，請給換一碗冷的。」

他擡起眼睛看見一副色澤呆板的團團白淨面龐，那上面兩隻眼珠却又黑得發亮。

「客人不喝熱茶嗎？」

在賣嬌的微笑裏，那盛滿着冷茶汁的四只大碗當中，有一碗的面上起了些微微波動的圈兒，就移到了他的眼前和那碗熱茶並排着。

於是他伸手到懷中摸出一隻煙捲，借個火點燃了吸着，喝着那冷茶，聽着這小店前面過路亭內談話的聲音。這過路亭的茅簷低覆的下面，他對方的竹榻上，坐着一個禿頭和一個歪眼睛，那外面土牆旁突出來的一簇青青的竹枝，正在這兩顆腦袋的上方搖幌，更看過去，那兒正展開着一片蒼黃色的稻浪在晶光耀眼的太陽裏迎風上下。

走了將近三十里的路，又是在這樣的夏天的早晨，他的身軀坐下在這個自以為愜

意的場所，便有點不願意挪動；更把那給塵土撲滿了的脚擡起一隻，踏在面前一條無人坐着的長板凳上，左肘撐擱在桌邊，豎起來的這隻手便扶着他的約略偏傾的頭顱；右手的兩指間夾着一枝煙捲懶懶地垂向地面，每隔一分鐘光景他便把這煙捲送上脣邊，吸了一口，只望見吐出的青煙在他眼前滾成許多亂團團飄浮動蕩而又牽引不斷的透明大小圈兒，漸漸拓大開去又漸漸拉長了，剛游到那距離茅簷不遠的地方；忽然給一陣風從後面吹來，便將這些東西趕到那茅簷下的小木柱旁，繞一個灣兒便一直飛得無影無蹤了。此時，我們想想，他一定是很不願意立刻站起身來預備去的。

但是當他遊移着眼睛向四處張望時，他瞧見一個四十多歲而滿臉有皺肉的漢子，抱着一個小孩（大約是四歲左右的，因為那小東西只有那麼高大，）坐在櫃臺內那端的一條矮木凳上，滔滔不絕地向那些坐着或站着在周圍的幾位赤膊，議論本年的收穫

「今年的春雨落的這麼久，南水漲了，西水又漲了！湖田垵子裏沒得收，我們這吃水淹壞了的也沒得收，高的地方又生出這樣多得駭人的蠟子，你瞧……」

「吃租的人，今年怕要吃點虧啦！」一個人忽然間似乎想到了這樣一件事情上面去。

「吃虧還是種田的，他們怕呢？」另一個人生出了異議。

「那也不見得吧？」第三者駁起來了。

「菩薩不許人吃飯，是沒法的。」那團團白淨面龐也插進來說一句，表明她也能知道這類的談話，但是那皺臉漢子向她橫了一眼，儼然大聲說：

「燒茶去！你曉得烏娘的！」

她靜默了。

他們談着談着，漸漸注意到桑先生身上來了。大致，人們談話太多又太雜而正值尋

不着一條歸路時，每會這樣地忽然牽扯到一個絕不相干的題目上去；於是桑先生的劈面和旁面都有些冷冷的目光在瞧着他了。這是因為他的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鏡，身上穿了一套白色洋布的衣袴，腳上籠了一雙洋線襪和皮底鞋，並且桌子角上的包袱裏還露出了一角藍色的書面，而他的嘴裏又抽着煙捲呢！

『這不是一個吃租的人，是什麼？』很快地那些目光都這樣地表現出來；尤其那個抱小孩的漢子的眼睛更是釘得怕人。他不是農人，而彷彿只是這小商店的主人，但是他對於桑先生的眼鏡，煙捲，和他全身的裝束，似乎有很深的仇恨。

『這是「鮑爾什維克」主義麼？』桑先生不知在什麼地方曾聽得這一種主義的名詞，便想拿來應用在這裏，但是他口裏吐出來的輕煙的繚繞又引起他回憶到那剛纔在茅簷柱旁繞一個圈兒便即消滅了的東西：

『這樣，便是和平，永久的和平。』

這種思想，裝在一個小學教師的腦袋裏，使得他的生徒們都懶惰起來了。這種退化的人類應該給拉到後面去，所以他纔在鄉村的路上行走，而且坐在這兒了。

『這樣，便是和平，永久的和平。』

無如那雙想吞人的眼睛，只是發議論，只是瞧着旁人的面孔。有時他把他的腦袋偏着去瞧那擁在懷中的小東西，表出他很得意：『娘的，小雜種，今天大早吃了兩個茴餅，還嫌不穀，現在又要喫東西了？』

這過路亭東頭的進口原來輝映着黃黃的光，此刻那地上忽然一暗，進來了三把江州獨輪車，車輪的轉動啞啞地一聲停止了，三條汗流滿臉的漢子立刻從頭上取下那寬邊遮陽草帽，擎在手裏不停地揮着。他們茫然地在這鋪店前面和側旁走了幾轉，便陸續來到桌子跟前：

『老板，冷茶。』

無聊

那剩下的三碗黑紅色的茶汁便在三副嘴唇的下面，隨着那黑油油的頸項皮膚和那裏面現出的筋絡的上下牽動而完了。此時那已經跑了出來站在車旁的小東西，老是瞧着車內，回頭又望望這許多的臉，又望望那個在他心裏覺得是快樂的泉源的滿面皺肉的臉，似乎說：『你瞧，西瓜這麼多的青的白的西瓜！』並且眼角縫裏擠出笑容來了。

『西瓜，什麼價？』有人來問了。

『誰曉得這是送進城去的。』一個車夫隨意回答。

『不錯，西瓜是城裏吃的。』桑先生獨自想着，隨即扔去了右手兩指間的小截煙頭。他的擱在桌邊的左肘也換了位置，因為要客氣點兒的原故，那踏在板凳上的一隻腳也放下在地上。因為這西瓜，他便想起了昨日在城裏一場宴會中不曾提議吃西瓜，是一樁可惜的事。

可是他在那爲他祖錢的宴會中也吃得不少的東西。他記得那桌上中央有一盤食

品是帶有香味的黃色的油炸田雞。這些小小動物的肢體，堆在那青花白瓷盤上面放出照眼的光彩，竟使一位正伸長頸項的浪漫文學家頭一箸便夾去兩塊肉，急忙地塞進他的口裏去。每次由那侍者捧來一盤新的肴饌，剛放下在桌上，換去那吃光了的盤子時，只見橫七豎八的筷子齊向這一處攻擊下來。眼見着一盤炒蝦仁完了，炖羊肉也完了，還有溜魚片和旁的按照順序捧上來的食品都隨着各人顛幫子的或急或慢的鼓動而完了。他記得，他們彷彿還喝了一瓶果露和三瓶檸檬汽水。這是因為他左手邊的一位詩人，當其吞着這樣的漿汁時，曾經詠歎這甜美的滋味竟是一種神祕。這連帶的印象使他還能想出那瓶底倒轉來滴下一些餘滴在一個玻璃盃裏時的形狀。

「爸爸，這西瓜好吃！」他轉眼瞧見那小東西翻起眼睛，望住那個滿臉皺肉的漢子，不知在什麼時候這小東西的兩隻手已經捧着一大塊西瓜，把鼻子埋在那瓜裏面，弄得瓜汁和額上的汗水流滿了這劃着許多縱橫的泥痕的精赤的小而凸的肚皮；大約剛纔

那三條漢子中的一個，忽然變了念頭，曾經讓賣一個三斤來重的瓜給這小東西的爸爸了。此時，正有一些眼睛偷瞧着那垂下眼皮來吃瓜的大面孔和小面孔，有一個人把他的禿頭扭轉去打量天空中的風的方向，另一個人彎下身去結他草鞋上的繩子，還有一個人正向他身旁的朋友說些尋不出題目的話，而那櫃臺裏正忙着洗茶碗的那團團白淨面龐歪過頭看見她的兒子正吃得喘不過氣來，便罵道：

「你瞧！一身都弄濕了，鬼呀！慢慢點吃呀！」

桑先生起始吸燃了第二枝煙捲，聽見這罵兒子的聲音裏也帶了些西瓜的氣味。但是他又繼續想起昨日宴會中的一位律師來：

當那長方形的餐臺上面，除掉那些擺在每個座位面前的筷子，羹匙，和醬油碟子之外，還空無一物的時候，八八——就是大家所呼喚的那律師——首先一屁股坐下在這餐台的一端（因為他是這一羣人間中的一個胖子），口裏喊着：「來來！你們都坐下！」

他的左眼角有點小小毛病；他將瞳人從這眼角裏望着剛纔那位文學家，那位詩人，和一位用墨晶大圓眼鏡遮住一雙伶利的眼珠的新聞記者（這人便是本日宴會的東道主）說，『請齊坐下在這一邊。』同時他揮動一隻胳膊向左方一指，於是扭轉他的矮而壯的軀幹向着兩位太太，一位小姐，和一位老太太，恭恭敬敬地說，『請坐在這一邊。』兩邊的客都坐穩了，只見一盤香味撲鼻的東西在一位侍者的胸前平平穩穩地移了近前來，放下在餐臺的中央。

原來這位律師，平日喜歡在那長頸文學家的跟前，稱自己做老前輩。每逢那文學家在他自己家中邀集幾位朋友吃便飯時，他們耳邊聽到一聲：『咳！你們這些孩子們呵！』就知道八八爬上了扶梯而快要露出那有福氣的臉來了。今日請客原是那墨晶大圓眼鏡的事，而八八卻做得確乎像是一個主人翁的態度。

桑先生想到這兒，在臉上浮出了微微的笑容：

那文學家因為要報復八八自己稱長的原故，便如螃蟹般橫開臂膊先動手了；接着來的就是八八。他說：『哈！你這孩子竟不習一點兒吃飯的禮儀！』於是咳咳地笑了。即是那舉動嫺雅的小姐，因為肚裏有點餓，也不覺把筷子的尖端做成一個預備插下去的姿勢；但是旁人的筷子如雨點般落在那盤內，一來一往，在這最初的剎那間，竟沒有空隙給她可乘。可憐那位詩人的右手，因為他曾經害過風濕症的原故，舉起來總是戰兢兢地感到不大自然。那位老太太是不吃這油炸田雞的，但是盤子早已空了。座中六七雙眼睛還釘住那空盤中的一根炸焦了的小肋骨。

八八曾有『再來一盤田雞』的腹中動議；他望望那文學家的臉，望望他（桑先生）的臉，望望那詩人的臉，末了，望到那大圓墨晶眼鏡的臉；那臉上似乎說：『四角五分洋錢，照目前的市價便是一千四百五十文。』於是八八不做聲了，也未曾去商量他右手邊的小姐，『就是這樣算了罷？』但是他（桑先生）只默默地等候第二盤肴饌的出現。

他想着想着這些事，那手裏的第二枝煙捲又只剩了一小截。他將這煙捲的剩餘用力吸了一口，只見那將盡的殘火忽然一紅便被拋落到地上，升起一裊細細的白煙。那三車西瓜，三條漢子，那坐在對面竹榻上的禿頭和歪眼睛，以及剛纔聚集在這兒的幾個人，不知在什麼時候，未曾經他的十分的注意，早陸續地不見了。四圍的聲音也沉寂了。桌上玻璃盒子前面，重新整齊地排着四碗黑紅色的冷茶汁。茅簷外的日色曬在那簇綠竹葉裏，回射出來的零碎光點，似乎比先一刻更強了些。

他背上了包袱，走過這店門前的時候，瞥見那滿臉皺肉的漢子坐在一間房門前，抱着那小東西在懷中睡着了；一隻黃狗伏在他脚前不遠的地方。那團團白淨的面孔正低下，在一只木盆邊用菜刀剝着一堆黃綠色的菜根。丁丁的聲音直送他出了這過路亭的東頭，而向那大路上走了去。

他交換提起兩隻有點感覺疲乏的腿，蹣跚行去，眼睛望見前面那稻田中間時隱時

現而彎曲得教人厭惡的細而長的黃土的道路，在那已經升得很高的太陽底下發出白光。遠遠地兩條矮小直立的活物在他對面的地平上一刻一刻地移近了，牠們的前頭彷彿有一大羣灰黑色的動物，時而急速地向前牽成一條不整齊的長形，時而擠住不動變成一團密密的大黑塊，及至兩方對面而行的速度教他們愈見接近了，他纔看出在一大羣浩浩蕩蕩的山羊後面，蹣跚着兩條高大的漢子，——一個將他頭上的寬邊帽簷向上翻捲起，兩只黑眼珠旁邊露出白色來轉動着跟着他手裏竹鞭梢子的舞動的方向去保持這一羣不守規則的東西的亂跑；那個比較矮些而戴一頂斗笠的人，手裏也揚着一根鞭子，這兩人的臉，都似乎蒙上了好幾天的日炙的赭色，他們和這一羣動物彷彿是從瀏陽地方來的。

他讓在路旁禾稻中一條狹窄的田塍上站着，從側面看見這許多黑的白的蒼灰的而且豎起頭角來走路的山羊互相擁擠着過去，牠們的脚步的奔騰，攪起路上的塵土在

日光中變成白色，成團飛舞於牠們的頭上。鞭子落在牠們的只現出脊梁和尾盤骨的背上，發出擊木魚般的沈悶的響聲。不斷的喘息的口涎從牠們張開的嘴的鬚鬚下面滴落；有的便乘着喘息停頓的暫刻，嚼吃路旁拌着塵土的青草；似乎生活的意義就只目前這件事了。鞭子響着，這擾攘的一羣東西便如山澗中的急流一般向前湧去。他從後面望見那兩個漢子每人的藍布短衣肩背上斜橫着的一柄雨傘，那個高大漢子頭上的顫動着的寬邊的帽簷，和那在空中閃動着的鞭梢的影子，背負着東方的強烈的日色，漸漸地遠了。他的記憶裏，彷彿剛纔曾瞥見一隻大的母山羊雜在那羣的最後，把她懷着胎兒的肚子擺盪着一步一跛地走，遠看去，那東西也不過只是一個黑球般大小。

他移動身軀到原來的大路上，又開始提步走去。灼人的日光一刻一刻地往天頂上跑，他覺得全身都有點兒困乏。前方遠遠地有一排高高低低的樹林，中間顯出一角灰色的屋脊來；他想：『那處是東山市，記得有一家好飯店，我就在那兒吃午飯吧？』

迫 壓

壓道

一家賣荒貨的，挨在這地方的縣知事衙門的橫巷轉角第二個門面，從那舊污的櫃臺內，炫耀出許多藍的紅的大小花瓶，或者是用小銅釘補就完成的灰色碎破盤子和一些不知從什麼衰敗了的古舊人家騙來的鼻煙壺，朝珠繩子，破了蓋子的寶藍色盤龍印泥盒，以及一些從門楣上面懸吊下來的銅帳鉤或者是鵝毛扇子之類的貨色。

時季已經是冷得手指都沒有本領了的十二月，鵝毛扇子便在那櫃臺的上方空中旋轉着彷彿替巷中來往的人做一個告訴風的方向的標幟。這鵝毛扇子的主權者，這荒貨店的老闆，被鄰近左右的人們稱喚他做『馬先生』。馬先生自己被他周圍的貨色鼓

勵起他的自尊心來，常常對人說：「這是估價五十元的明朝的鼻煙壺，這也是荒貨嗎？」荒貨店，在他的心裏早已是一家數得上名兒的骨董店了。每天大早，自己親手卸下櫃臺前的鋪面板子以後，雙手荷荷地冷得抄籠在爛棉袍的袖筒裏，望天打一個噴嚏，便伸出腰來向兩旁一瞧，只聽得「馬先生早呀！」他便在那四十歲光景的瘦而黃的三角形的臉上堆起笑容答道：「早呀！」同時把那毛髮蓬蓬的腦袋點了一點，於是他的功課便完了，但是臍下來的回味却一樣地在那腦壳裏停了一刻，「馬先生！馬先生！」地自己響着，雖然這種練習怕也經過了不少的日子了；然而幫助了他生出喜悅的就是那件舊棉長袍，因為他從前原是穿短衣的角色。

這些時節滿城都鬧着革命，各種各色的游民，工人，店員，行幫，都各自組織起團體來，擁護他們各自的利益；骨董店也應當組織一個團體呢，但是馬先生被拒絕了，說他的貨色只够得上一個中等的荒貨店。他悶鬱鬱地躲在家裏，心想，「無論是荒貨店或骨董店，

做買賣是一樣的，老婆向我討錢是一樣的，他媽的那幾個瓷花瓶擺在人的眼睛裏也是一樣的，「馬先生」在他們嘴裏喊了出來還不是一樣的？」

這一種傷了他的歷來自命是一個骨董店老闆的自尊心的刺激，遂教他在一日雨天的午後，在正街中段的一家茶館裏坐了三個鐘頭。

他坐下在那平日認熟了的一個灣角裏的桌子旁邊，一個歪戴着打鳥帽的紅瘤鼻頭的堂倌擺出歡迎主顧的熟識的笑容，提着一柄大的赤銅開水壺，走近前來，一面泡茶一面問安：「馬先生生意好？」

「沒事。」這聲音比較平日來得沈悶了。

旁的幾個做小骨董店生意的，其實也就是做荒貨店生意的，在這兒早就瞧見馬先生進來了，坐下了；大家便陸續走近前去向他打招呼，他們穿的都是長衣，雖然同樣的是油膩漬滿了的舊長衣。

「馬先生，貴行的團體大會成立了麼？」

馬先生搖搖頭。

「哈！什麼？昨天我還瞧見牛頭街的朱胖子打起一面紅旗，鼓起顛幫子拚命地張開嗓子喊：『團結起來呀！團結起來呀！』回頭便瞧見他躺在他家裏的藤椅上，氣喘呼呼地嚷道：『要命，要命，這兩條腿不中用了。』他不是做着骨董買賣和你一樣嗎？」

「那是他們的事。」馬先生翻起眼睛，端起茶來喝了一口。

「哈！那是他們的事？不是你的事？」

馬先生不做聲，只是喝茶。

於是一個年輕的青色面皮的人，從伶俐的眼光裏給他一個警告，把鼻尖向他湊近一步說：

「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你是骨董的團體，我們是荒貨的團體。沒有團體，便沒有

飯吃？」

「是啊！沒有團體，便沒有飯吃，好像河岸碼頭的工人一樣，結起團體來吃飯，分開團體來打架。」一位年紀較大的同幫附和說着，以爲他的這樣說話很合聰明的體統。

「啊呀！馬先生現在知道了，就降一級做一個原來的荒貨店老板，也沒有他的位置了，但是不見得這件長棉袍就穿不成了吧？他們也同樣穿着件長袍呢！而且穿長袍的更加多了呢！」他簡直不能明白爲什麼穿長衣的「馬先生」不能夠算做骨董商會的團員？

等到他從茶館裏慢慢踱了回去，走到縣知事衙門的前街上，老遠就看見一羣人圍住一種很熱鬧的聲音，他心裏揣度，那兒誰又在打架了？不然就是變戲法的漢子在那兒晾身段，這和他沒有多大的干系；他的損傷還是「馬先生爲什麼不是一個開骨董店的？」這種摸不着邊際的糊塗的受着壓迫的心地，剛要在那「還是給叫做荒貨店罷？」的河

流的對岸，找一個安身之所，忽然那在茶館內的朋友們的談話，又將他可憐地推回到這飄蕩蕩的河流的中間了。

他此刻已經走近那一羣人的旁邊，耳內分明地聽到一個婦人的叫罵和一個小姑娘挨打的嘶聲痛號。他心房怦怦地跳起來了。

「你們看，這個小賤貨，好大膽子！唔，唔？用力打！用力打！」

那小姑娘彷彿給摔倒在地上了，塗了半身半臉的溇泥，口裏只是嘶號着，同時又可聽到那爲哭聲所遮掩了的不甚清楚的辯解：「我只偷一個大銅元呀！媽媽！媽媽！一個大銅元呀！」

「你看這婊子貨，還說是一個大銅元？唔，唔？」

「到底，掙了好多錢呢？說出來算了。小孩們看見了吃的東西，就偷偷摸摸地想弄牠到口裏去，這是平常的事。我們勸這位奶奶，別再打了。」不知是一個什麼樣的旁觀者的

勸解的語言從許多肩膀和腦袋的隙縫間沉悶悶地流出來，傳到馬先生的茫然的耳膜上。

「好多？好多錢嗎？你問這小鬼！」打人的似乎停了手，但是氣急敗壞地訴說：「一千文，她的爸爸掙去了三百八十文，不知上那處去了！」

小姑娘彷彿被人家攙扶起來了，一種七八歲小兒的喚痛的傷心的哭泣抽抽噎噎個不休。

「還要哭你娘的屍——你看，他拿走了，三百八十文！七百二十文的數目，是應該在那桌抽屜裏的唔？打你這賤胎！一個大銅元，只有二十文，還有一百文呢？唔？你說！」

拍的一聲似乎是巴掌打在那還未停止哭泣的小小的臉上，又重新擠出更高的嘶號來，馬先生的黃色的三角面孔上漲出了赤色，連耳根都通紅了。

「是呵，是呵，說罷，說罷，共是一百二十文，買了什麼吃掉了？」另一位「法官」鬍鬚

要替這犯人減輕定罪似地喊她快點招供。

「一個大銅元，真只是一個大銅元，買了一箇橘子喫了。」那又回復到抽噎的哭聲說着。

「天哪！還只是一個大銅元，那一百文到那兒去了？」連母親自己幾乎也要號哭起來了。圍着看熱鬧的這些腦袋裏似乎也正躊躇着：「是呀！那一百文到那兒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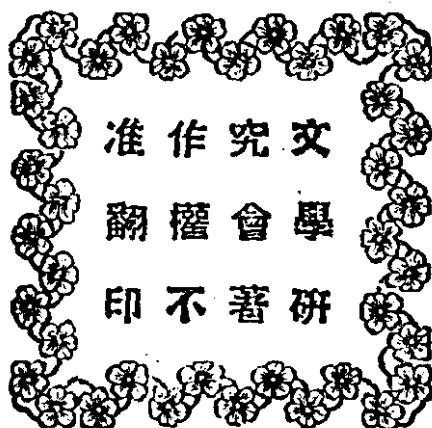
此時馬先生的全身戰兢兢地突進了這重圍，伸出一隻手抓住那小姑娘的胳膊，紅着頸子，拚命地從人羣中鑽出去，口裏舌子戰慄着說：

「孩子！爸爸帶你回去。」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RINK

By
 LO CHIH H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初版



回文學研究會叢書 醉裏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羅黑芷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平 天津 保定 瀋陽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廣南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州 張家口 新加坡



.63
.7-0